



新鈔鈔鈔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九



粵濱史清澗鈞叟東莞陳建輯著

孝宗敬皇帝

御名祐 禋憲宗長子 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大德至仁 戊申弘治元年在位一十八年

戊申弘治元年

沈蛟評

國家以農事為急 屢見於周詩 故我孝宗君切 登嗣後而擬耕 籍田是念及民 計亦天下之夫 君也社稷之福 也生民之利也

澤題

躬耕

籍田

勅脩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
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
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裸
劇承應或狎語馬文升厲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逮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
於是得釋時論偉之○三月 上視大學謁先師○勅脩 憲宗皇帝實
錄○南京吏部主事儲燿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
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燿惜其才上言五人



實錄

上謂

先師

儲備

上疏

存案

遺才

四忠

並列

標題

楊守

陳講

學

政

標題

治

世之

君之

致登

理者

卒之

事得

外鼓

領太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變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

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

旌功命有司春秋二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

從之

謹按于謙公巡撫河南時公辭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姦開封以

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諸遂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

也專祠四忠並列謙之為不為矣

○三月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於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

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於四岳闢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

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

誦經書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降一層問以第究聖賢之奧旨帝

王之至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止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

下之得於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觀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

臣之丰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宮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

才不能以自進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 未若堯舜之

博也伏望遵用 祖宗之舊制仍開大小經筵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

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

有未明輒賜請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執為忠和政事之執為得

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

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前

水評

治之良說當 世之鑑孝宗 君之德其 致登國家 理者用此 卒之夫才 事得而海 外鼓腹謳 領太平天 孰非楊氏 之力哉

標題 仍開 經筵 講學 力忠 標題 力政 事得 標題 失

少平是月通記

清心
寡欲

姚承菴評

是疏其力忠
和則諫後不敢
以昂進矣故其
辨得失則弊政
不敢以上陳矣
又欲其清心寡
慾其所以端治
本為帝策者又
何倦也亦有臣
若此何慮唐虞
之治不復觀於
今月乎

用齋評

諫內
監批
不

敷或後敷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奧義則錄示
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
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
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
閣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 陛下必俯降
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罔
以察其賢否忠和而加黜陟焉罷行焉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
于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洽
之網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陸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
問答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
政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請旨批答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

治天下有道在
政本而已政本
出十九重李今
批本不出于上
面致而極言臣
是則有去臣
矣卒之孝宗脫
年終召公卿大
臣致政使致承
又非王文公
之力也

標題

王恕
以保

標題

孝宗
呼先

標題

生而
不名

標題

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
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
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朝見者不多亦
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以過寄聰明于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
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是故以直為枉枉為直者多欲
察識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
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陋才任事亦可以啓
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
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
學衍義自后以為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天壽山大
風電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先是大學士萬
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祈免彈劾建

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

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燕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

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款門柔佞

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善依恣宮壺兇焰燻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

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密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

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

指為輕薄小人左遷昇南涼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

彈也 御史湯萬及壽州知州劉槩下徹為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

自負先是以印馬請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

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槩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而且歸

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為入傳旨以疏已晉中為大言疏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為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

已而安直皆免為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

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唱御史魏璋以利使伺為

為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之中為手提牛角引之

而上蓋人牽牛象 國姓此國勢瀕危賴為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

為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為及槩下錦衣衛徹

六月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

擁美姬以自娛漏網還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 上納

其言命錦衣官緘繼曉至京斬于市○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官程敏政詩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

曰先生辛苦感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罽

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環衣紅濯天梳錦束帶黃分內帑金父幸清

郭青螺評

自古聖明王 每開言路慮自 月而蔽聰明也 言路一閉則忠 臣得以披衷而 有司君得以

之利害政事之 得火麻不因臣 子論列而周知 焉不為君門隔 九重重言路一 塞其害胡可勝 言尹氏擬議及 興得事君之道 術而忠誠播中 外矣

標題

直聲

震天

標題

萃宗

納言

斬繼

曉拔

標題

敏政

題詩 酌帝 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環衣紅濯天梳錦束帶黃分內帑金父幸清

標題

考正
孔布
從祀
名位

王弼洲評

按張九功程敏
謝鐸等三臣所
議由祀皆是而
當時不能從何
也至嘉靖聖天
子始斷大一切
正之豈事固有
待與惟諱文清
從祀之議近來
若給事中楊道
解一貫御御史
批議參政許譜
御楊瞻樊得仁
聖言之當時
皆以說不同而

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八

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

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

為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

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

魯王弼何晏倡為清淡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

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

別立啓聖一祀 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

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照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

益于經傳則馬融揚雄昔皆不廢侍即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

不可無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燬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標題

繼宗
任滿
九載
民不
忍捨

標題

繼宗
革革
日費
萬錢

標題

繼宗
查推
貴田

標題

陸容
上疏
為土
論重

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

仍其舊云○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

陽城人性剛廉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

道晉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皆辨于下

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

方外戚官宦莊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擢貴欽踪成化乙巳

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于

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載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

孺子皆知其名云○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會事既而罷之時太監

李良典御廐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軀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

竟奪其新命士論重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常著

標題

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

標題

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

標題

為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

標題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容蘇州

標題

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

標題

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窮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

標題

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俱中肯綮事

標題

下三邊人率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陳數事尤偉改武選郎

標題

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

標題

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

標題

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叅政容泣浙江尤聲既而

標題

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布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張洪陽評

閱稽洪謨陸容

而公其孝誠博

洽凡所著書籍

不減宋儒所以

見之經濟者無

一之良謨

乎洪謨劣書

竟而告卒陸

容以考察而去

位非孝宗之過

標題

謹按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

標題

忠讜之士胡端敏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

標題

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近歲黃州知府盧魯

標題

守已受人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廉繼之待其所親貪暴自恣而經

標題

考察皆得完壁時有虛譽不來天沒服曹重到地無皮之謠愚謂我朝

標題

特考察之權以為彰瘡之術然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標題

乙酉弘治二年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敬子俊嘗謂人曰人臣

王麟州評

孝宗朝此特言

若不通言官多

事居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

商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聘知州劉槩戍甘肅貶庶

敢言其忠誠為國之臣往無所畏白下獄者有之發為元軍邊戎者有之甚至誣謗朝政欺惑者有之使忠臣含冤於地下者亦內閣之過也

標題

彭詔

不判

標題

汝愚

標題

善於

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槩等既下獄馬文昇掌都察院以

為受槩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此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

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戮

軍時吉感智嘗劾已諷錦衣衛因鴉獄辭連及智併下獄逼其與鴉等往來

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乃謫石城后二

年卒年二十六

謹按名臣錄鄒智欲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

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頭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歲更何悲其慷慨

忠愛之意溢於言表餘于張吉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諸

儒沒後如鄒汝愚者世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成就固未可量而

不幸短命歟矣惜哉建謂鄒汝愚之才大願方遂

二月二十四日於大理寺評事夏鎮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

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

則愈足以見其難兼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世

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

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謹按閩斯善夫典人書曰前伏以直言得諫者他日公論定多起為美

其名于一時及其貶竄則皆謂之曰是何傷哉是固在言者之不幸而亦收

其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顧

如是哉建謂夏大理之言為人君不可不知鄭必谷之言為人臣不可不自省

以御史馬齊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浦田掌院事○調

南京給事中周絃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易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

是絃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蹬劉吉票旨

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絃易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絃

評

大理因季文得智等以言得罪而上疏以諷諫其詞不失之激亦不失之懦得諷諫之體而亦不失為確論也直得相臣之法矣

標題

名主

第一

仕宦

夏桂洲評

劉吉柄國專權貶謫流竄許多良臣以王恕所

沙平是月通已

肯之臣每被吉
沮抑之排陷之
而孝宗不之察
也國無其人誰
與共理妨夫病
國吉其人矣

標題
王恕
每且
韓琦
工言
杜獻
珍禽
異獸

夫之行言者或
之不行言者
者天子有
者天子有
者天子有

太愛陽評

為老臣言宜聽絃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為務 上初即位
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
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
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阻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
事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謫殆盡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
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白思明為僉
都御史巡撫延緩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
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疾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
知恕之賢吉雖疾恕亦不加害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
橫為擾騷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
今未踰年邀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狎狎之獸非宜狎玩且
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鼎復上言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皆廣嗣
之道也

標題
周軫
因天
變上
言革
皇莊

焦漪園評

國家清平海不
揚波民安物阜
天交不兆時大
兩浩湯民弱者
眾差廟詔百官
陳政俯首似有
挽回天變但皇
莊不革統詛匪
輕全未之悟也
幸周軫言及於
此例敵限以三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巳惑
乎 上嘉納之○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
漂溺死者甚眾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
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于民皇亦以莊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革
官莊如例敵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晉中○八月刑部尚
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
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
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
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名各雖曰民俗
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
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

抄平自正月通已

分休恤乎民瘼也皇莊革天吏其罪乎

標題

何喬

新法

標題

死罪

改為

雜犯

許贖

錢秀峰評

定時在權倖以承榮貪祿位以驕人者往是也揚文懿公以淡然自處若將終身焉自以改終身轍即歲寒如松柏生解見

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賊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賊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鈔估鈔舊例行之已又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謹按國初定律六贓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真正上死罪不知何時改為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為雜犯許贖矣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其用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律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為之禁欵人難犯也文臣以其房已逐托欵定事例改從雖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請聖祖制法故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如滕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益貪縱不檢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况于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十月吏部揚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娶婦也守制三十年今已老矣豈肯首而改節耶嘗被

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無

標題

守陳

淡泊

標題

再仇

標題

不以

守陳

白頭

標題

寓兵

之意

袁王蟠評

按我朝承百餘年未嘗兵之與極美也舉似得變而軍之富兵

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是宜改正章奏欲上以病不果○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百里以上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謹按兵起後則皆前日之農也土不待征皆吾民將不攻置即吾吏若則照其家而為比類族黨出則照其人以為吾卒旅父死而子死尤昭故之煥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慮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

按我朝承百餘年未嘗兵之與極美也舉似得變而軍之富兵

于農之意身全
日奏合刑而丁
撥灌券頂後者
制類不同愚于
治安要謀有噴
箭里編民兵之
策畧与此合經
世者考之

李東陽評

河之為患自古
有之漢之後決
無常時治法亦
異其有舉有浚
有疏而疏之說

制兵之得其道與建謂果能行私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廢
成周遺意但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明合混編催募頂役也所以
未合古未盡善與或曰子何以言今日惟從事明合混編催募頂役也所以
實也有虛而無益也百害而无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
軍之數猶逾九十九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外其餘皆在內地
腹裏六十餘萬徒為贅物而已徒為耗姓而已非特徒為贅物為耗姓
而已而且易為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肆起盜謀思欲為變甚至
戕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莽軍千日用
在一朝矣國家倉庫大半費於兵不惟五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
禍貽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輒驅御兵募者手以當
敢死後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無之兵而無用是若已之而
該者狃愛軍伍之不克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
弗思其矣愚謂今每南嶺使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費物徒
增耗姓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益
勿善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寓兵於農所為更可鼓也兵又曰
惟董仲舒曰警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兵又曰
天下之事不于器用有且而如者必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也兵又曰
喻也愚為思似駭世作俗大實交電之道不得為國不富兵切
農終為苟道焉乎于淵識遠慮洞察治體不拘寧世習之士未必不以
愚言為狂矣

庚戌弘治三年

春封者天張巒為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濟

詹事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新貴等進士

及弟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任滿官員

納米完者飢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湏知功蹟牌冊差人齎繳而已至是

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

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体今後考滿者俱令

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河決原武功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

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以封丘金龍日漫于祥符

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民汜濫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

以至于宿潁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沒民溺死者眾議者奏迂河東藩省

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南京兵部郎中姜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

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

公布以治之有
辨其說者曰不
能塞河而開
之即安者至徐
出亦二盡一竅
五竅者各一注
而為之則五竅
者先固使扁而
以決山白公之
親得于見祖著
也金走之決山
東以為憂而河
南復慮其塞而
以之弗定亦必
矣白公就從疏
以于是培增下
堤又斷其下流
諸河故兩省之
民咸宜之斷之
效亦明矣哉

收評五至月道公通已

爲赤水評

其爲荒積穀多
以爲賑濟所
以民受惠固
得非本正德以
未與官不重輕
翼騷陛下焉者
惟高取資得錢
以防速退上焉
者惟事奉承取
名以求早陞皆
不肯盡心民事
民窮財盡一隅
凶荒及致匪劫
今宜復先朝
舊規

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决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
雖入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七非正道恐不能容
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
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
馬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
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
考滿降用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
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
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遞掩外覩
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度
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于斯極矣
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復隨午朝竊念日奉尋常起數于事無補願

標題 彗星

津 標題

侍即 彭韶 因天 交極 官言

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
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
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若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躰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
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
且而郡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

許頌陽評

辛亥 弘治四年

按及溪雜記先
是何喬新推重
至如每不平列
吉所行吉賊之
及得細色劫章
遂從中主其事
竟致致仕魯後
謫成爲仇家駭
厚賜其雙日劉
吉尋亦望歸大
盜白晝入其家
警捕而死天道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躡
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
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魯尋
亦謫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為喬新快之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
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

好还如此

標題

詔免 抄景 餘賍 彭詔 執法 直奏

夏桂洲評

君人絕機控綱 是非可否在乎 果斷而已夫以 加景居官貪暴 不法已令追贖 奪其後有言 免其餘賍而彭 切法直奏謂 上所以非國家 之利言哉其言 也

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絃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

賍鉅萬視其爵景求援于戚晚壽寧侯為內援冀減其賍且撓他事誣絃

以圖報復由是絃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賍及追銀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

彭詔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

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之以圖自便景所追賍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免如物論何且景賍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

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八

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徐溥劉健副總裁禮部尚書

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也

謹按王氏整曰前代循史左史記言 記動宮中有起屈注如晉董狐

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謂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

班直近螭頭亦逐在殿下成化以未入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无可死

正備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煩者為二

館分派諸人以年內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後

色其三品以上乃得傳亦多記出身官任擢 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必盡封 周土一太后家子弟

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

劉綿花之請或告言以為出自監中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

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欄街指曰

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

自睿始○權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

史連岳評

孝宗朝張悅居 官正大稱為蓋 一始終不變其 節觀其言論動

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

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敵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

節觀其言論動

輒為大臣矩
度雖三五帝
之臣莫過是矣
豈規之具臣輩
所結彷彿耶

標題

善讀
善便
善故

標題

張悅
始終

標題

朱驥
性度

標題

造妖
首事

標題

不飛

王舟洲評

我朝設錦衣衛
戡亂軍務任其
裁者往往枯无
恃勢親刑聽監
或或救年近或
二三年取情事
以黃禍惟朱驥
益前軍務長學
格守厥或司衛
事二十餘年美
始令終近所未
見卒之遽重
咳首初第一太
則易稱大人吉
者驥其傳矣

標題

立清
陳時

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
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悅素清
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十二月起秦紘為南定戶部尚
書紘既克科道文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紘山東
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
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
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
初譴為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克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
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
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特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孝
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
耳餘皆愚民何辜得施減戍邊有衛卒植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

觀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
輒以巨挺加之以厉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諧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
驥老成得躡敦厚不刻云
壬子弘治五年
三月冊立 皇太子御名 皇太子大赦天下○四月太學士丘濬
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
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 嚮觀漢唐宋之
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
于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抵於亡此無他中世繼躡之君皆生於世
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災而不知畏民失
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

齊按
下此當
日題字

陳鈞叟評

彼立文莊此... 先借要居宗中... 兼為喻以... 心而... 二事... 德... 視... 文... 今... 則... 去... 為... 之... 其... 生...

散陽評

世... 公...

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求祈天求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微之應甚可畏也宜隆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用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灾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拜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其甚悅批荅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詔以 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子孫有不沾寸禄與編名無異欲量加恩典俾俸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札科給事中吳仕

徐公

徐公... 與... 子... 今... 此... 其... 同... 靖... 開... 宜... 後... 沂... 寧... 為... 區... 蘇... 報... 感... 標... 孝...

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岐陽王支孫李濟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祭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世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八月壽寧侯張瑄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招商關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修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關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關中故邊方粟豆無其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陟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辨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以為利而不知其

功之

王麟洲評

按祖宗朝足也
此中為急中蓋
次之今皆不行
于時時倚办于
空運額實二者
而已太也軍苦
于陸路艱難纏
買若於四方果
貴皆下策也嗚
呼祖宗良法廢
格不行末世下
策因循復用无
性乎力事之日
非也倚書于紀
知者察焉

標顯

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關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謹按 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白出財力自招游民自懇邊地自藝穀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穀粟屢盈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貳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入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實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荆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法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於復 太宗鹽法乎

耿楚侗評

典上 納事

按生員吏典納
銀事則私治以
前猶暫行復止
人教有限今則
無限數無止息
之期矣尚所勾
接濟軍米則流
之用出於不得
已合則為法亦
土木之工矣尚
猶以刀不交之
政廷臣屢經試
章今則備習規
為不可已之規
不可已之舉而
毛復有善議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二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股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蓄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聞生員吏典生員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日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况此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睿巡撫南直隸似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聞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五

者也世變于茲
益驗

表了凡評

尼父有曰隱居
以末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又曰
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孟子有
曰勞則逸善其
身則則並善天
下又曰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
行之此代君以
公理乎天下者
也君開事例以
生員更典而約
價是起利而誦
朝廷也王氏奏
說謂以財進身
者他日豈能以
身謀進者之

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
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癸丑弘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
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大學士丘濬
因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
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
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三十人乃勅斥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
維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
謹按我朝考察之法利弊而弊叢利小而害大蓋此法止利於疏通異
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上官徇私喜怒明除異己之弊一
愚於治安要訣詳言之經世君子考焉大抵我朝後事休凡百多變異

宗之何哉

標題 世忠 上疏 表忠 義 大權 大慮 二者 不可 廢一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
請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
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
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
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
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吳川樓評

臣子赤心為國
萬古忠貞不磨
靖難之君承堂
不以彼臣不臣
於我而不表其
忠也表其忠皆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
之初即詔齋泰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 英宗
既誅于謙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事下禮部

評是明矣台甫已

正使後之內臣
者忠於國也我
朝太宗仁宗二
至有焉其意旨
微乎其微矣

標題

彭韶
因亢
早陳
時政
得失

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陸簡為考取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穉羅
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
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
刑皆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
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標題
彭韶
辭疾
乞歸
骸骨

謹按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舉經緯盡備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
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後而易名且亦近之其視吳納謚文恪魏
驥謚文靖乘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
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吾易名之不稱由
首相典之不協非公論也
宜林見素請欲為改謚典

評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司劉大夏為右副都
御史督治決河先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
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

書

太子太保
庶人主操
權宜明於
知人則強
而不知其
事而不知
交重効奏
其隆弘治
是已留待
勤惰媚嫉
而不行
愈厚君子
能行其
意雖一夫
足莫能出
其右矣

太子太保燕禮部尚書一日内宴濬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
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
司馬三公傳內多詳述雷中之疏并封所列傳進之 上疑恕賣直沽名
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
奏謂濬陰唆之然濬實不知也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罷黜
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尚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大子太保擢禮部左
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左經博士主衢州孔子
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嫡派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居衢州
遂以衢州為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用
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標題

彥繩
王孔
廟祀
標題

甲寅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第九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

王荆石評

汝王涇王崇王岐雍二工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

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

也○夏命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

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七于上流分渠南行復築

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

上方與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

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云

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欲謫長

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

事推分而財力匱乏將興等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

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証奏茂仁為妖言建

錦衣衛徵科道交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崗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水

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道直東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又浚

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毫

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除州長

二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命工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北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彭蠡洞庭以

為之阻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

禹治水之後無可患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驪為二渠至於大陸播為

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

欲使一淮以疏其勢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甌踰曹鄆地幾千里

杜靜野評

按一統志黃河

古道皆入明府

開州府在徐州

馬路相離黃河

五十里至徐州

陳留縣在徐州

沙

少

公

九

橋縣河間寧洋
縣界入海
文披金堤古塹
自開封府治陽
縣東經人名府
清出縣界
由東即下五千
里歷代之築以
禦河患通謂之
金堤瑞呼有金
堤之遺跡皆黃
河之故道也諸
賢之卓見雖承
襲今灼灼可行
者但世習樂因
循而改作此
在今日勢猶難
行後世哲人有
作起拘李之見
或有取於吾言
亦矣

道然後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倫者
于左學士張元與張憲副鶴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
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
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漑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
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
黃河流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
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陰原武之間擇地
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
使黃河環遠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
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必水至紅荆石分流一道
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必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
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
占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鞬輶回上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
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土為忠
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土死傳其子答失理
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鑽檀阿力侵哈
密虜王解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

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
麻左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吾
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
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
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
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昇誤聽三種

標題
罕慎
遣使
入貢
求封
不許

標題
罕慎
遣使
入貢
求封
不許

無題
遠夷
不可
加兵
來則
拒

頭目因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
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鞬鞞別部強哈為一又與
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
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馮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其州遣使以勅諭阿黑麻順天歸陝
巴又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命修加峪關捕通阿黑麻賊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間住馮亦滿速兒等四十
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
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

評

老健謝侍即錄
王尚書璽刻閣
仲深有一室散
錢只欠索子文
莊應之曰劉希

耄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疏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光朝參專令
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
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著書行于世

廖道南曰國家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闕大宋景濂之浩博

王子克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

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有若李文忠之朴茂劉文安

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裒然為

一代文宗焉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文莊之風而興起焉

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

厓渺泮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了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爾絲日光玉潔

衍藁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

粟有資國紀

老健謝侍即錄
王尚書璽刻閣
仲深有一室散
錢只欠索子文
莊應之曰劉希
夫有一室索子
只欠散錢健點
然世世王晉溪
指所著衍義補
謂其博而不能
約而併謀及真
西山竹葉謂其
見已差夫目前
有西山竹葉以
來未間有葉之
者晉溪其亦不
知量之過與鳴
呼西山竹葉一
善方世人君之

執範為政之準
繩立文在取而
補之論述益精
益詳規模益闊
益大直是表裡
前書華傳不朽
近日聖君矣相
往取其言次
第施行之天下
士君子至家傳
而人誦焉廖幸
七極皆其明體
帝用潤色王猷
超前軼後表然
一代誠非過情
矣歟者何多
云

標題
陳主
事衣
蕭弔
夜

名臣錄曰丘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於朱子正學的
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
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
雙槐歲抄曰丘公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以老手不釋卷其好
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宮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
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簾靜三也為
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理為要向責陳主事晟衣繡弔喪又嘗勸其門生
謝廷王整二學士讀書循理毋徇欲廢事至面檢毛脩稭澄廷對策多
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
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揆公素履干謚法例
得文正文清而僅得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

東陽
謝遷
並入

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
氣四歲能作大書

標題
賜上
林珍
果於
東陽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
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
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丁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
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奉

標題
王者
不台
夷狄
命遷
三書

聖旨李東陽謝遷著內閣同徐溥每辦事○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
為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王麟洲評

官居內閣我在
培春居心以化
源溥等居內閣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
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
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

而斥三清之妄
又曰王者不治
夷狄其臣子之
格言萬世之龜
繼也

陳清瀾評

按內閣律傳居
學士之職疏未
數語寔及之居
此政者宜知所
以自足矣弘治
間內閣多矣而
孝皇聽言納諫
之美七三代而
下不易得十八
年之治厥有由
哉

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
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
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
肅州城并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
揚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謂
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又
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
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之不至乃與副總兵
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
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居
家
儉
約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
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標
題
天
鼓

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

標
題
鳴
鼓

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

標
題
群
臣

事蕪湖人胡灌上疏言震地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

標
題
同
如

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

標
題
備
首

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

標
題
史
小

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

標
題
耿
裕

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災異曷由弭乎

標
題
既
斥

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乎疏入人皆為灌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張洪陽評

當時宦官把持
國柄作惡

由灌啟之 丙辰弘治九年

辨
董
敬

部胡格部
部恐官
部灌

無有一人取言
之者此日吏部
耿裕也地覆而
上助極言之其
為國家除奸和
為天吏如俯首
莫切於此矣嗚
呼自古及亡邦
家起也官官多
矣而性主上
不明惑之者何
哉

楊時
從祀
孔子
廟庭

標頭
六科
交章
申政
知非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
廷試賜朱希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為
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
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南給
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自各有其地若今許越境則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
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
擢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
廟庭○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
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
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
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謹重言官為國
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

先

夏桂洲評

為國
為忠
標頭
君心
必有
所係
標頭
異端
惑世
聖王
所必
所必

按自東陽入關
其徐博等其意
疏多出二公之
筆閱其陳陳
步視夫必好之
切務非正開和
之治言自是法
洽問治道益以
正文太平益以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
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
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
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
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青龍虎宮神樂祖
師殿及番經廠皆燒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以明甚昔
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焚惑失度太陽無
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
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抄評皇明史通記卷之九

十三

日隆誰謂固典
夫臣安寧之業
可俾致耶

標題

命倫

大明

會典

標題

賜茶

而退

丁巳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

于一勅徐溥等脩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各數儀文等級為目類

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

制○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肅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

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看文書司禮監大監取群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溥允乃錄于紙以

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江

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叩頭賜茶而

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是

經筵罷有此召因溥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

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

營哈密先是越削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

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剽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討之斬

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

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

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

衢云某倉缺少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

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

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

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

王荆石評

國家之興衰治
道之隆替皆起
於君心君而能
虛心以尚顧問
而能一與臣
下尚確之治道
之興隆此於此
矣弘治君重內
閣每召較議如

大明云典以備
代之制度豈
區了細故已哉

標題

命大

夏整

理邊

倉

標題

慶天

下事

以理

不以

王奔洲評

按劉氏整理邊
倉其法易簡便
因使民莫踰於
此且使貴家無
再施其怨而投
其奸真糴市良

其奸真糴市良

法也為政在人
言不信哉

申瑤泉評

抄霍公輔作三
兩廣保障垂四
一餘年間咸曰
若之功懋矣謂
魯之而廣賊復
賊狀民室盡汗
民妻女荒其田
不能耕老稚流
離行司不以時
開賊益賊將危
及城之震驚藩
皆矣以故遠年
兩廣兵與賊未
聞兵期里甲已
騷兵未及賊境
良民已荼兵出
賞米額城已復
出艾劫矢抑因

功大矣
以易之而
少之也

標題

徐溥
保全
善類

居赤水評

按徐文穆在內
閣承劉吉之威
福報私怨之後
薄一以安諭誠
信中外咸宜行
不必出於已惟
其是用人不必
由於已惟其是
時稱其休有
大臣之度溥其
人矣

標題

熊入
西直
門城

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大夏尋以病歸

大同宣府謀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
兼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
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李曾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歲成死事蔭授廣
東新會縣丞年二十膺滿額署適廣西徭賊流劫雷連高肇勢熾甚將及
新會曾率其民築其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
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
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永賊置新寧懸復平
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
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
地方截殺賊寇民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曾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戊午弘治十一年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 國之儲貳

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襍以浮浪之言恐或虧損
盛德 上加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
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誨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
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
城非宜奏叅守衛者因兵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
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有火災禮部
燬焉既而禁中亦大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做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末火災前數日有熊自甯渡至城下州守
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緇曰熊於字能大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

許穎陽評

太監李廣其罪
責大矣始則以
左道獲罪推頌
中外既則又降
其災熾怒散發
雖其廣之罪豈
實上不察之故
也卒之自知有
罪欲悔而亦不
足以贖其萬一
矣

七八餘意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
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特建
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
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
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以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
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一某
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
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
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畹壽寧侯
慶求救月下簪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姓

標題
黃米
白米
月下
簪影
重重
納賄
姓名

名一一畫傳于朝野矣○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敏

已未弘治十二年

是時陝巴難
入哈密不數年
復失焉其書
之作與復哈密
記自叙其功誇
矣許襄毅雖入
哈密空城而竟
不能守不能
也亦何益哉昔
光武開王門問
以謝西域不敵
房中國以事外
夷豈非力世有
天下之長策乎

春遣官復送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上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賀
易且夷使罵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
至甘州以求焉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為土魯
番所破又弗繼近番酋引通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
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主衣冠服令甘肅鎮撫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
功拜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
官取論文叙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論文叙豐熙劉倫等進仕及第出身
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泉林廷王下詔徹罷敏政官調泉廷王於

標題
命程
敏政
為考
官

標題

敏政

汪循氏評

程晉階後詠
勢二字當為我
朝第一人惜其
不能亦可嘆也
愚謂我朝公卿
大夫未嘗不特
勢利二字者我
何反哉不特一
重啟為也

標題

世寧
上書
挽回
風俗

三思白評

中時敏臣如胡
氏可謂能臣矣
君子但覺其言
我朝世變大略
可觀安得挽回
弘治以後之風
而返之國初之
盛耶

標題

告孔
傑祭
廟

近幸
斂手
不得
肆

茅鹿門評

昔者成王幼在
始祚名公為大

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杲劾敏政受賂鬻題詔
下泉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
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鞫問舉子唐寅徐
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杲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
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太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
編著有皇明文衡宋儒名錄道一編諸書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太平日久朝士安于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
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居言議
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墜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
眾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
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視
托請求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

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六月曲阜孔廟失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澗賜田數

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

上言河澗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淹沒即欲加

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

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曰地一切奪之彼亦

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准

退灘地畝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黃威近幸有

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斂手不得肆○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

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

保周公為太師
太公為太師
以保其身
傳之德義
道之教
訓三公之武
又置三公曰
師少傅以保典
太子受業者也
又選天下端正
孝弟博聞有造
術者以冀衛之
所以居處出入
者也
逐去邪人
不得見惡行
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
左
右前後皆正人
也
其身馬有不
正者乎
古之教
太子者其制如
此
今我國家力
太子者則已
儼
太端默有言且
不敢進又况力

兩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
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寄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已然况有天
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貯得為多也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
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進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暗逐明之喻
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在朝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今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
使官僚自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
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止甚者斥逐之
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而德業成
可得也

用此道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

標題
命法
司刑
定條
例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
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太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
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
朝大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
邊啓彙四方荐失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
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

張洪陽評

披北虜入寇京
軍不宜出德而
責成邊將之力
得也
文在莊
京軍宜宜駐屯
近地以為軍
聲援斯言得之
標題

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職
開住進亦致仕○夏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
瀟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
乞致仕許之瀟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

詩治
清等
各上
疏訂

各上疏
乞致仕許之瀟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

致仕

命劉

總督
兩廣
軍務

袁了凡評

按宋集洪熙二

朝批卷出自御

筆未嘗委之他

人大率與國初

相類至宣德間

始令內閣揚大

奇筆亦未嘗不

由筆今之建

議者徒知此答

侯內閣所係而

不知有面議傳

否以

利社稷生死以

之可也

書給驛以歸○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侶鍾為戶

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

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都御史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六月 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

本各議去劉健等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

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

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長短者東陽對曰

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

團營須擇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

撰手勅既成 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

等州縣民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

江西餘千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最神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

弓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

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換牌重賞間諜邀截出

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

斬獲其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后者績入京有更張截出

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返任吉在府江七年后以陞遷去任

后來者莫能及之○兵部尚書奏准丘大同山西宣府延緩寧夏遼東剿

州紫荆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

張吉公承命備

兵府江制亦有

術行兵有方一

鼓而凱旋府江

以寧矣其功豈

不偉哉姓吉之

任者皆不能出

其右矣

郭青螺評

沙坪皇明

十九

方州輝地方衛所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遠叙用

卒四弘治十四年

標題 地 有聲

孫栢潭評

國家之興不與
於與之日必有
所甚國家之亂
不亂於亂之日
必有時由兆是
故國家之興也
見於景星慶雲
國家之亂也見
於星變地震是
時此農有聲不
久胡虜入寇甚
應感有如嚮也
速矣然此皆備

不通也言
不恤也浪
死此耳馬文昇
言於吾無非
該其備德以
災也然後行
奏脫社稷之福
也生民之幸也
忠君愛民具見
於此矣

標題 文昇 奏疏 敬上 肅德 明火 雅行 文昇 奏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其聲響如
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
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編地嚴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
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酋虜火師擁衆入寇榆林○二月兵
部尚書馬文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
未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
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
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令小

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而酋首火節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陷我官
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勉責行
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
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備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給無例
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
陝西織造絨造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奉聖旨覽奏其見忠愛都准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
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知驚遁
毀其廬帳斬其老弱百餘級而還
懼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劇甚邊陲失事

標題

陳壽

不昌

標題

功子

標題

多奇

標題

白鴉

標題

為祥

鎮城晝夜壽其程赴任先郵陣亡官軍隨意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

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

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陣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

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為祥瑞禮部尚書傅

瀚劾其不當奏詔遣斥之

狄虜酋火節復衆寇天同威遠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馬文

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正整官軍以待

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既而虜引去○迺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

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

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

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

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

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

軍二百五十兩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

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

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墾銀宜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

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

是復奏准予減半數內每一百兩齋糧麻布通革也郡王以下祿米俱米

鈔中半無支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析以六分矣迨至嘉靖初距

此纔二三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

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

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衛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

支祿八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

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

柳金川評

保定府獻白鴉

既以白鴉為祥

美此典指野鳥

為宮何異其哉

其臣之好諛也

上天之命天王

其聖明矣惟此

則此獻白鹿白

象白兔白雉為

祥者大率白鴉

類也物異偶必

向祥之有

陳清濂評

按今朝廷明知

天潢日盛祿米

不足而不亟變

者憚宗藩之怨

重祖訓之遠也

愚有一說足以

服宗藩之心使

樂從而無怨誹

焉我祖宗由以

藩者必手書勅諭諸王同諒示公也今以手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章疏如廢年書論治中宗廟書言

之類錄下諸王使皆知其勢矣

而通之之意仍

令戶部備查各

省錢糧之數知

山西則備開本

夏稅根絕何後

歲所需上供荒

何輸邊荒何官

軍餉根荒何官

吏師生係何官

何連十歲之內

災傷免分分數

大約荒何或狂

討盜賊費用荒

何古後開具國

初分封規滿荒

何所需祿根荒

何今日晉代藩

三府增封郡王

將軍中尉等官

元何房喪

其弟何使宗藩

一展於間皆時

給事中劉整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閔支者將軍

祿米有三年不得閔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

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府霍韜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

多福將軍中尉而下祿根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惟一餅腹不

充飢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之矣有不幸沒而無棺者矣有女年

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墜至於如此而

以忍言之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

以贍之為天下者猶不欲使民窮失所置養濟院以收卹之柰何忍使天

潢而致斯極祿根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或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

毆傷吏卒無如之何仕於其上者慄慄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生不測

矣自古患民窮盜起而况天潢平易窮則變則通使

高皇帝復生觀此亦必不株守 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

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

子曰聖王必為可以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

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

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

有厚薄之差焉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

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

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析鈔之例焉其親王袒免以下則從皇庶人之例焉

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氏不謂不遽削於見在而惟定制於方來必

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

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於數世

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之后愈不可為矣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

標題

謝鐸

宜塞捷徑

以評皇明

廿二

林次崖評

謂國無仁矣則國空虛而政事由之以亂信乎國家以得人為急近以諸宦責官以充位而而之資否無論也所謂設科以取士者湯六矣謝司成上疏諫舉捷徑之弊其法固法收得人之效乎

標題

劉大夏奏
夏大夏
裁減
供辦

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當當實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彛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復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天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楊蘇等處民飢盜起因以

標題

劉京山
言其利溥

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棹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之惻然即令下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昔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標題

倪岳
感神而生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岳父謙由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謚文僖謙祀北岳禱於神岳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軀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講上前敷陳剴切音响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標題

倪岳
方范祖禹

標題

天下
皆仰岳風采

至成弘治十五年春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

題

劉大夏
夏總
三邊
總制

題

過臣
告急

題

皇上
聖武
同於
太宗

題

上悟
大夏
之言

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待講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廷試

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涼府開城縣為固原

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胡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

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

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總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

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

言于上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為不可曰臣聞先朝

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盛德乃獲遁免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

今何不可對曰一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柰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度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丘福下

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惑乃

寢○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澗

人○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

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

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萬餘合衛團

練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於宮門

以誣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北軍者所為

耳戒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而劉大夏

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

訴于上上命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重率

意減去人夫耶調旨來切責太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

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番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

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

湯海若評

劉東山伍告
以平巨野
公自
已
人
公
九
夫
一

者辭位特無際
可乘不能逐其
去志若必滅去
軍夫而平旨以
切責之則去志
遂決何人可以
經其任乎而太
客上劉健公以
一言而挽東山
之轍居子曰國
其有能臣矣

徐君泉評

按當時會典不
列載內臣職掌
誠一大缺典彼
日備纂諸臣非
不知載此蓋避
中貴之嫌而不
欲載也若如霍
文敏所議備入
則一展卷而知
孰為祖宗成法
孰為後來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誓不營
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
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
見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謚
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
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工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
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
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
萬有奇

癸亥 弘治十六年

春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瑞禮部尚書仍掌

寺事志瑞發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哇洪暢儀度剛雅擢太常督禮即累

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蔭姪承祖為鴻臚寺序班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

雨大夏以引咎告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

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

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師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

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

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偏於勢要十曰禁

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事

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寫揭帖密進來劉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

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政裁省徇私害物者比乎 大夏曰臣下以

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政裁省徇私害物者比乎 大夏曰臣下以

節定字評

大夏不隱忠言
而更陳十事夫
臣也至明善于
納諫而一一准
行矣若也有是
君而有是臣十
八年之治已兆
于此矣豈偶然
哉

標題

大夏 陳十事

孜省 為監

標題

大夏
不肯
進揚
帖

節青螺評

法不可徇則
私矣刑部尚書
閱珪曰執法而
行其情情有可
宥者劉忠宣公
曰上言及而為
之開釋其曲全
乎閱珪者至矣

標題

大夏
不崇
他人

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以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
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以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之
刑部尚書閱珪識重獄忤旨批荅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 朝廷耳自古
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閱珪所為無足異者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
大夏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臣內史即退避數丈地俟奏
事畢復來侍駕 一日大夏對又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
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
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其今日求退

標題

李榮
不取
蔽美

朱金廷評

女苗死子殺其
庶子以葉夫賊
而作亂帝命戶
部王軾帥兵一
鼓而平之此北
建晨鳴殺身之
效自招之也
標題

標題

張洪陽評

君天下者治國
少平是月命也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亦好官如其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
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
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
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
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湖廣公安人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正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饒人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
如 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射惑衆何關於治
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誥告命及封號律

彼開生民而係
君詔津秀塔而
聞大孝士刻傳
之疏而望之
以明言納諫
羅請用改過不
吝方之成湯
諫弗非于我孝
寧何諫焉

標題

甲子弘治十七年

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惟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蕭漢冲評

疏乞終養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一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安府，惟時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而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柰跋跋重遠，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二年，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丹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勇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莫，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大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勵志迈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推官，明允公恕信愛于民者，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御史袍服。」

嘗聞求忠臣必
于孝子之門
有親未能孝而
能忠于君者也
愚按陳孝廉終
養一疏寫出母
子至情无一毫
毫

標題

茂烈

不典
群兒
伍

善學
莫如
顏曾

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丹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勇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莫，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大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勵志迈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推官，明允公恕信愛于民者，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御史袍服。」

標題

儒有

向上

標題

詩文

特士

首

陳白沙評

恭讀孝宗此舉
抑至情專制
及復詳慎務求
至當以昭一代
之靈典而陋唐
宋諸君子不居
所謂惟聖是倫
惟王於制惟孝
子為能享現性
天子建中和之
極嗚呼孝皇君
德問大矣

素朴但騎一北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家養
身自治哇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
極經書與旨躬驗身心隨得隨錄當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首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時等議合

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

曰孝肅百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太學士劉

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

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

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起

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

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

為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

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

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

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猶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

一則所生故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禰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為

標題

上謂

內臣

罕識

道理

標題

事須

師古

標題

宗廟

綱常

事關

常

標題

大公至正之心

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帝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之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標題

命大臣會謀廟制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律等奏曰容臣等計議 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眾推執筆上言嘗頌姜姬閔宮春秋考仲子之言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祀推李宸妃之沒 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從之會議疏上 後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建

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乃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

此尊稱為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律等對曰甚當上曰 位序如何律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

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

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

然稱得禮云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太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所以經過

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議熊

偉整理各邊閔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來責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

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

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

標題

伸朕尊親之意

標題

中外翕然稱得

禮

標題

虜有異謀

宇赴大同宣府備往各關各預整理糧草以待出師

七月 上召李東陽劉健謝遷至煖閣 上出大同鎮巡官董奏言虜賊

勢重近有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

軍名目即日啓行律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

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

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

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律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

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西

預備停當得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

意大夏亦力言京軍亦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

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

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

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隨

亦引去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

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歿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愛於上獨不

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

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臣不能

動天令臣見 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

陳清瀾評

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比門及通判等州大拒而去果符諸臣所慮云

標題

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袁奎蟠評

珊以老病子幼乞致仕此寔情也非素身以避禍也又托其友以達上其如上之不從何

標題

戴珊托友李情

楊復所評 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

孝皇之待臣下也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相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於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忠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語告冊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理邊務一清先為雲南安寧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為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為翰林秀才成化戊子年十二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為太常少卿至今職後僑居鎮江

標題

乙丑弘治十八年

賜火夏等白金

標題
賜命不必朝謝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

標題

流官知府先是濬謂叛亂逆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劫掠總督兩

以奉皇之君政平刑清保恤民廣天下之賢君也而尤有放逆土官岑濬者以為首卒劫掠四境上命征而前精其城斬其首而稱平矣

標題

廣都御史潘藩等奏討之○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會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濬斬之藩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丕變其俗從之○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楨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李慶陽應詔上疏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汴梁李慶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

商鼎石評

言人臣不患已之所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君者聽之而不樂也蓋其直言之臣稟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辭故其言剴切而

按疏首謂剴切誠評皇明公台通記

子壽陽

而無回互藥而鮮包藏此疏無
愧所語所虞官
宮外戚盜賊之
禍後來其言無
一不醇正德初
列瑾權權起惡
繼而流賊四起
幾致大亂至嘉
靖中盡寧侯卒
以驕橫干誅三
復此疏其才猷
氣節一時可想
矣昔人論賈誼
治安策謂其通
達國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
愚謂以李玄同
之才雖賈誼何
能以過焉第惜
其特才而矜後
來行事多不盡
人意亦未免於
昔人謂賈生志

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
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劾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
也於是指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
姓受福夫臣竊伏觀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及矣然而治化不
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以其漸
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若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
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一而不之去也
為害者而不之祛也又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 汲也曰是奚不
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
據所見冒死以聞惟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何
也所謂有其概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矣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

拱深揖口訥也 不吐詞則自為老成又不喜人言且遇事圓巧而委曲自
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
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治必漸
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緩
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
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
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標題
宦官
為腹
心之
病

標題
十虎
一羊

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也抑例不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
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
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擡撥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
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

鈔評皇明資治通紀

史道岳評

從來宦官竊權而預人固有不可勝計者獨謂人主察之不聰而所以醒之者臣去統幸而有李室同之疏在焉

王荆石評

夫治世不言兵豈集於用哉古之聖帝明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今之用兵者即此流而諸

標題 強本 弱枝

言者夫下者寧不為之一寒心也

標題 騰境 皆內 兵 糶題 民害 起於 重歛

曾心榮評

刑罰省稅歛薄民之福也亦國家之福也為不左則貧者是在位而恩不流是民日貧而歛日積未有民貧

彰彼未摘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若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言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蓋帶甲控

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幾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

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比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

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蓋不恤其軍家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戢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

其身老拙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首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境西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查

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入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

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奏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也二曰民害夫民害

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貧者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艱愚無賴而有司者不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夫是故富者剝

削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

縲絏而顛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

而有司能肥其家者欲望其治也胡可得此

標題

直即

求前

標題

恩下

標題

下流

在場

許穎陽評

按洪武初其法如此民無苦於

水食而室家皆慶矣今已及其

法而子皇親民之開墾者一旦

蕩盡無餘夫有

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

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

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猶固嘗降詔肯存問矣然簿書不減矣科票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

行無憚此正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

場畿民之害臣復觀洪武初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

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校獻正

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

家既奉 天子命為邑有員遂自奪其田至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

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外舉騷然不寧矣夫曰皇親與國

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擅言赤子動搖

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嘗廐焚孔子見之但曰

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取百姓墾年

坐勾攝轉相牽引妨廢本業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者轉而死

塗泥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知 陛下必有所不忍也六漸一曰墮之漸夫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六運然耳然

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

錢穀吏悅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

不曰兵者靡之也而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

水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夫和買而不足於是始有它運之例它

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兩

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已雖欲不墮焉可得哉夫今

疆土不蹙于前也鮮卑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

鈔評皇明資治通鑑

孫栢潭評

財為民命所關

宜可浪費哉是

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博

有是言倘不得

已而供是用梳

可護也若給觀

寺之費以奉佛

吾恐民窮則盜

心生固於臣維

支矣視寺可有

標題

六漸

標題

貴人

賤馬

標題

財耗

標題

道民

標題

智者

標題

察微

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天錢者泉也

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不止彼左右侍臣詭詐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

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

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

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貨

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費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

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孫鑑湖評

民所以不盜皆以其無凍餒耳

設或有飢焉有寒焉亦賴有司

以為民生計而難恤之此又謂

盜之良謀也又

小物之形未雨

之防所當預未

君子謂是疏也

其為國慮深且

速耶

有亂

之形

有洛

聖王

之政

無智愚強弱舉

無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

於凍餒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矣故以臣之愚竊計事勢非但憂盜將

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

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俸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

不用又無方二三十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

日相聞也臣謂宜起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

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

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

倫乎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

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所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

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之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

之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子者陟其孫臣不知

國之所重者名

器也辨而類

同則謂者息矣

是以繁縷雖細

物也孔子惜之

今曲陔不協其

以評皇月首台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宜則名器亦夫
何以示勸乎詳
是疏也可以重
詔治政東齊時

標題
帝王

畏天
而愛

標題
梁

武唐
君

郭青螺評

古之聖帝明王
享有道之長者
特以此崇正關
和耳非有造寺
造觀以奉神也

而直斥其眩或
方外此真能臣
君者意者十八
年太平之治其
基於此矣

標
皇親

不得
與政

標題
聖主

不易
之論

張洪陽評

禮而分定此
一著君天下者
不可不詳也皇
親壽寧侯所為

多有不軌夫借
則凌則逼此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靡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薦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太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相不知報也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錄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享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也

陛下弗止也此又脩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令諸王佛子等並有輿出入珍食衣錦夫誘

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下息而嗷也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夫曰貴戚驕恣之漸夫

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固知斯言以為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令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

乃顧不用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強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夫逼則法行沮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

李空同之格言
也去此時惟禮
可以御之不
朕霜必至於堅
水勢固有犬者
防微杜漸其可
後即漢之王莽
可鑑矣

標題

科道

文章

入救

標題

旨釋

標題

聖德

如天

人主天下之父

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
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
皇后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迺運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
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侯也後劉大夏被
召便殿奉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旨釋李夢陽中外懼
呼 聖德如天之天

可之狀而曰不

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

名左右不忠如此所以令釋復職更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

誥勅將柄用之會 上不預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上管事并在外鎮守

方守七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上召大學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

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綠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

通行健等執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止公私因

大抵備用之際 大都止還該部 少評是月各官各道已

焦漪園評

大抵備用之際 大都止還該部 少評是月各官各道已

注擬而其厥行
之詳无所參攷
以稽其寔故也
由此觀之孝
此舉關係十休
甚大豈容以輕
視

標題

健等
極陳

王府
奏討

之弊

王麟洲評

孝皇親手所書
畜治多與臣下
談論層出天顏
和暢門下詳太
竊亦有家人父
子之風誠近古
所罕見也

標題

議監

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
東陽因奏曰益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魚利皆不肯上納
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
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
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魚利正坐此等弊矣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
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取私茶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寔極典此等故事今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益法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嚴法以齊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
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更通查舊制及今各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益法積弊
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陶石簣評

劉建李東則謝
王等三人在閣
健敢拔任事東
陽長拔文學謝
廷明業可否其
間不阿不教同
寅協恭所以婦
成弘治十餘年
維新之治也

標題

標題

標題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
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
叩頭 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疾恐治不能與故與先生
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處為此
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
瑜勸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求訣
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

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
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硯戴儀就榻前
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比書輔

顧太初評

按孝皇知疾不
以平

按孝皇知疾不
以平

明起授廷吉其
臣下无非欲其
補置東宮以備
承大統使之
前耀後云尔

史道岳評

按北虜寇大同
官軍禦之皆曰
斬首幾十幾百
幾千數皆類此
此弘治以來邊
王數歲常套也
天既驅群羊以
格猛虎而且貽
醜虜之笑夫尚
何新獲之收望

他你個好人律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律等遂出調旨轉禮部
行之○初七日上崩○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六月 上大行皇帝尊
謚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崩號孝宗○北虜

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師將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子少保琳尋卒

七月加少師太學士劉健等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太學士李東陽謝

迂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提督仍舊○八月 上

皇 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后尊母后張氏為

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贊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壻等奏討長蘆用

引二十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叫時戶部司屬官

李慶陽王崇文徐廷可以氣節相尚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

准鹽課織造於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中間火

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鹽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比正今

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個好

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之止批旨六千引○十月建立皇莊七處 大興縣十里舖

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上皇莊曰六

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

永魏彬羅詳立聚張興等日久近侍與

申瑤泉評

按皇莊之設始
於成化大亦其
少不過數處而
已至正德朝內
臣用事皇莊始
成先後建立連
州跨邑至三百
餘處以內之民
至是愈困矣皇
莊可多設乎哉

高青螺評

漢之上官昭大
在日戎胡武而
初政未幾昏祿
已張八堂新肆
奏討皇蓋建立
皇在更易各錄
守時事發：大
亂矣卒至其露
之變貽禍縉紳
天位危危而復
安者祖宗庇之
也居天下者安
可以內官為暖
心而不兢：六
防爽

上同卧起宴遊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
惡文臣等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
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七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
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
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
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
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
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巨萬入寧夏乘勝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
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餘人馳至華亭驛會總兵曹鑑議方畧嚴守
備虜圍各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
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

標題

北虜

入寧

標題

南都

四居

邵芝南評

君子之名未易
居一時南都而
君子而際其盛
則我朝人物亦
不遠於宋而抑
命年弗之風可
以追成固而再
見於今日矣

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
守法不為物誘而意常近厚祿仕十餘年家無餘貸○召南京刑部尚書
張敷華為都御史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
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數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童懋云
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尋疏致仕廷選
福建長樂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庶明仁恕屢折疑獄民稱青天召入監
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適夷寇猖獗躬擐甲胄討平之
詔增俸一級查白金文綺歷浙臬僉副藩伯鏞徒煽亂論解歸農歲一歉
設賑活民萬計宦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人於他者市
之歷深望重南臺公薦別大理卿鞠讞多所平反以都御史出鎮兩廣盜
賊克斥專意招撫梗令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擒巨寇李四子李通寶胡
扶香等絕其醜類撫其復業者甚衆累受勅諭金幣獎勵賢勞引疾乞骸

標題

民尔

周用齋評

安廷選自歷王
以至致法行操
自時其立心制
行表之可風人
世斯若人也亦
不多得矣視彼
依可尤事功可
見而為就功名
者所可全耶

俱荷 溫青眷留晉尚書復乞疏共八上懇切賜璽書馳傳歸有清填才
明功成身退復遂高尚之懷有司月給廩歲給後卒賜祭葬
贈太子太保 蔭子玉汝忠節推廷選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宦徹所至
皆有惠愛尤倦於作興人才其與衰刻弊紀綱肅然疏歸林十餘年杜
門自守者無粵奏議乞休累疏稿竹田詩文集行於世

新鐫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九卷 終

新鐫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 臣東莞陳建輯著

朱卷淳言

按大行皇帝大
漸時召二三
元老入受頌
禽執手叮嚀
尺屬治命已
知聖主之令
終矣而且云
東宮年幼好
逸樂先生勤
請其讀書做
个好三復斯
言明並日月
秋毫必熾矣

丙寅 正德元年

春

武宗毅皇帝

御諱厚照孝宗皇帝長子在位
一十六年壽三十崩葬京陵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
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
心臨終顧命倦上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司庶府做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
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
則謂之紛更憂在民上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
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遠滿朝之公

劉健
自劾
失職
標題

蘇紫溪

諸宗少年

天資武毅無

過于武宗故

劉健乞賜罷

黜而知慰帝

誠一合尊重

元老之心也

厥後宦堅亂

政外藩措難

卒不得以令

主者名于熙

朝諺者咸歸

惡列聖固也

然馬劉二人

味同黃之詛

互生嫌隙故

本崇得以党

其方而開

友之代誠

降旨

謀而不恤臣等

叨居重地徒負

虛御或旨從中

出畧不預聞或

有所擬議

徑行改易宋儒

朱熹有曰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

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乎

其官則一日不

敢立乎其位若

誘顧命之名而

不盡輔導之實

天下後世

之謂臣何乞賜

罷黜上降旨慰

之○夏吏部尚

書馬文升罷先

是御

馬監太監王瑞

以大婚禮奏書

篆儒士缺人吏

部以奉旨考選

復有旨令

閑退人役通送

本監考優秀文

升方杜塞倖門

堅執不從瑞慙

憤奏文升

抗拒大臣科道

皆力為之辦事

乃寢先是文升

與劉大夏不協

文升與許

進劉字皆河南

人文升薦進提

督團營宇總制

宣大軍務大夏

見

孝宗因言宇之

過字幾不免戶

部侍郎王傑兵

部侍郎王傑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傑與大夏姒親以薦著文升欲抑傑等引進劉字會西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恨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者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

致仕章疏前後至者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

致仕章疏前後至者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

謹按崔侍即能撰四貞祠記謂自論者欲司馬之為宰而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孺授都督同知尋封

慶陽因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指揮僉事並給閒田為莊田

○南京國子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浙江蘭谿人先由

翰林編脩改南京大理評事迂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

治末起南監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

公移呈繳吏部不待服尋醫東歸後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

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懋知幾而去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

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

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

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

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

屠赤水言

知我不知知足
不殆余現大
夏之乞致仕
意疏四上亦
可謂識知幾
之哲矣而所
後有議子孫
當得恩典大
夏耻陳何也
恐至老年多
子孫過慮耳
故孔子曰及
其老也戒之
在得大夏之
謂也卒之事
寢不行論者
謂劉瑾專事
外大夏之不
幸患實以為

文正公之志於書無所不讀身体力行涉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

飄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語弗着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刪其繁

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

天下高之學者稱為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閣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懿○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入仕以來田

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

子不當蔭而自乞澤者言官叅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

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太夏亦不

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為兵

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 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徇馬鷹冤

角觝為樂漸棄萬機弗親耆舊內臣段敏黃備以端慙斥不信用戶部尚

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輒泣下如中李慶陽說之曰公大臣也

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

夫三老者顧余臣也聞待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

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為辭事可濟也文毅然改色曰善即事弗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慶陽具疏草文讀而受之曰是不可

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

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

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矚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

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喪無復禮体日遊不足夜以繼

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

標題 大臣 兼典 用休 戚 三老 預份 人主

標題 三老 預份 人主

標題 人主

奸為明 標題

秋花 桃李

徐傲弦言

洽天下有道親賢遠奸而已

然賢者易遠而奸者交易

親何也賢者中立不倚至正不阿人主

一見不合其意必斥遠之

况有從旁以諂之也奸者諂諛阿媚如

慈如蛇人主母論為所迷而不悟即悟

之而稍持不

如或如訴而人主卒為所

中而不竟也余觀武宗之

慶劉瑾諫劉

徒謝迂何以

異是也故傳曰惟仁人放

流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為能愛人為能惡人武宗

視之委曹隔天淵也

標題

劉瑾

等疏

誅承

成

標題

劉瑾

厥候占成非吉微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

赫天禽皇 帝業皆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

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盡粉茹醢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求成等拏送法

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前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患除

群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脩改所劾太監

馬求成等姑容涵容劉瑾與李東陽謝迂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

惡極得罪 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求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

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

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濟所為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

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

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情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惴惴莫對惟韓文累述群小導非之罪榮曰疏脩矣 上

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明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外朝多官論

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發旨捕劉瑾下獄瑾等聞

之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其輩 上為之動瑾因

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

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拏獄設內行官

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並司

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

內臣武職之事至形干戲劇

標題

內臣武職之事至形干戲劇

晉書山言

按列祖疏云方

今倫治領業
只贈年例之
銀理財無術
賣及廣吏之
庫浙江既奏
軍士無糧餉
者已救月山
而又奏歲入
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
民困苦而征
賦急縮縮歲
窮乏而用度
日奢今日之
財用如快何
所恃而不動
心哉疏疏數
千言大略皆

指斥切實
言也計切個
款餘不悉記

杖欽
天監
揚源

標題
速六
科十
三道

焦漪園言

其矣小人之意

國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
也劉瑾自環
迄之計得行
帝司禮監之
帝甫下理即
帝意行致
左班無敢言
矣百是所言

不允
東陽
致仕
上文信之至是遂惟令劉健謝迂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諫時健嘗
推案哭迂亦嘗理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

言徐智並發南京克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
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矣物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諫堅持

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果浚其事恐有其露
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李東陽乞

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
屢上竟不允劉健謝迂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欵欵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

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你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謹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
者留初皆以為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尔及後劉瑾初造玄真現于朝陽門
外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墜之事為真自以東陽坐保
富貴一任
僅所為矣

下刑科給事中劉蕪獄以上疏極陳時政斥權奸也擢吏部侍郎王鏊為

戶部尚書蕪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蘇州吳縣人○十一月命

吏部尚書蕪芳蕪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

蕪謹身致大學專在內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為禁止遊戲端拱以回天戒

事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

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奏為謹天戒以保治

道事言十月末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昌於陽臣欺於君

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寫旨意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
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阹遺孽以正國法內閣司禮監太
監致仕高鳳伊姪高得林招權納賂乞并褫其職彥徽等上言保留佐輔

者進爵公侯
所憎者斥逐
遠成進而退
浪而進公知
大夫之位人
居之如傳舍
然而帝也高
拱深居未嘗
有聞出一語
一令馬券成
劉瑾之奸卒
貽縉紳之禍
如此嗚呼宜
官之惡自古
雖有而曾有
如瑾之幾肆
士大夫之推
皆在其掌握
也揆厥所由
實帝之除刃
不斷使彼得
盡爾害人論
者以為亦天
殺也

大臣以安宗社內開奏留大學士劉健謝迂疏入劉瑾大怒捏旨着官校
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
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直令人日伺其
過會有進納內府拆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奸捏旨令罷職歸
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驟宿野店而去戶部給事中徐昂論救言
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却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總刑部
主事士奇皆坐為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學士李賢彭時款
惡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學士李賢彭時款
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
謹按翰林之職坐階相清華草比而高才有志之士
顧亦有不屑為者為其間局無政事無以自見也
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滸為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標題
二公

劉瑾既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問決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

標題
名臣

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騰馮府部等

標題
付理

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札都察院一日審錄

標題
同決

重囚事內馮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濂率十三

材並字言
列瑾權擅不
其意之委徒
利口耳中外
奏疏處分亦
未嘗不送內
閣但秉筆者
自為規規未
至先問其事
當云何彼事
當云何皆地
標瑾意力之
有筆休大者
令堂候官至

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

出外 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推瑾自建白本則

送內閣要票旨李東陽革必極其稱羨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

務為容悅云

丁卯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逮尚

寶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濬
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

後下筆... 蓋建德人人... 據理執正... 不可奪則... 亦未敢大肆... 其惡也

標題 上御 經筵 講書

謝正陽言

及溪雜言揚廷 和劉忠既陞 南都侍郎忠 謂和曰此行 須別理否廷 和曰堯所為 如此不可往 見人知之必 以我輩交理 矣忠然之廷 和釋以錦幣 辭拜上曰劉

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也○閏正月劉瑾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紳劉滄各廷杖三十發為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叅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枷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時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如何添出許多話說劉瑾與廷和等皆舊京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遷南都侍郎時南都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還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尚書

謹按

弘治乙丑歲廷和秩以春坊李士主考會試不三四年即以尚書入閣進少保錄一品亦太驟矣所以人之謙貴也昔人謂齊共驩者必非正朋跖崎者必非廉惠謂周旋于劉瑾之黨典夫錢寧江彬之倖而無一忤者必非端士尚論人物于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略云

夏勅各處鎮守太監干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剥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剥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視職發海南為民先是有勲戚家與無錫訟田璞承勅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勸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且劾璞前勸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

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為民○罷

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樞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

標題 許之 金二千兩理 內閣并謝白 瀛求瑾取入 而廷和復因

少平 自正月...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材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
頒示天下○八月初十日今

標題

顧隣初言

按揚源江西豐城人璫之子也璫為御史以劾曹石事謫居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之忠不愧其父而身珠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標題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會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地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寇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揚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時源復奏 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徃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子你

馬後

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充軍差官押去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為氏斬於獲獲尸葬于

據查勘稱靜海縣額一凡里編戶二千三百餘年來逃移絕城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木縣地土尺為皇親善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困弊至此

標題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上乞北照 皇親憂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足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 雍泰為 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性氣蕪厲風度稜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

林瑱枝言

書曰恭去其官

惟尔之去祿

非其人惟尔

不任夫不任

而罰之罪將

何辭也彼文

升寺之雍泰

泰能愛民有

置澤巡抚所

至極有遺愛

紀綱肅然人

不敢干以私

正德時必以

雍泰為巨擘

焉方且為文

升寺幸也而

卒皆以不奉

罰米有差實

罰置功微

博常令人不

能無致一概

標題

速巡

撫及

糧官

下獄

許鍾斗言

雙溪雜記謂瑾

之速敗以叫

向使凡事同

其村豈正德

五年而已哉

於事中楊州

徐昂以論故

韓文落職歸

或問昂瑾事

後來當何如

昂曰予現瑾

寺非去以正

相助者三五

然人不敢干以私廉憲山西時以事挫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評奏繫詔

獄左迁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於泰將劾奏之

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三十三軍股傑有內援

泰遂以檀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

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上原籍陝西興平人

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迁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

喻泰上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迁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捏旨令致仕

仍罰米千石屬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

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旨票將各省巡

撫都御史俱取回惟边防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負悉裁

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探知地方召商買

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以查盤回奏內有糧租批

草泥爛者瑾票旨逮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

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

弊遠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豕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

言傳旨於臨清開設善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

百戶邵琪瑾方拒以為不可爭於

上前東廠大監立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大監王瑋於

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

得利進于內瑋自為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上大怒入言安有天子

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黃翰林學士張元楨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群

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賾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

人各立門戶而元楨屹然獨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楨

年後必互爭
權自相屠殺
矣後果如昂
言所謂使人
知幾焉可誣
哉

標題

元積
不若
豈愁

標題

令布
政司
送銀
借京
師富

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
年以纂脩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抵其營求入閣費恨沒于京師故論
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標題 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
家及回任括民財陪賞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
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
意焉朱瀛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
抗直如雍泰乎昔剛暴

夏官明言

焦芳之得膺吏
部者由于劉
健其韓文謀
欲除瑾芳
喬通于瑾于

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
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
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

是劉相相繼
斥罷瑾芳勢
日熾瑾遂引
芳入閣表裏
為奸凡交成
憲推搡臣工
杜塞言路酷
虐軍民皆芳
道之至此會
試而又欲私
其子乃為公
論所抑遂入
言列瑾改顧
清為部屬官
嗟上若賢為
國豈為私也
而清寺之改
何憾也芳之
貽臭千載而
下惡謫何時
改也

士梁儲為考試官取劉欽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
省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

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廢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
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

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下御
史徐楨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楨江西新淦人物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

朝覲吏部奏楨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解醢課劉瑾欲令割送
該年餘盜銀兩楨弗從瑾深御之後楨復命侯于朝門適遇劉瑾又怪不

行跪禮即捏寫旨意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
軍楨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起解補伍及即赴衛不得寧

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內

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弟于進

徐楨
治行

徐楨
治行

標題

標題

徐楨
治行

徐楨
治行

施從陽言

楊一清嘉靖年

上修地疏曰
寧夏花馬池
東至延綏安
滄善西至寧
夏黃河邊橫
城堡一帶地
方綿亘四百
餘里內外黃
沙野草淤望
無際無高山
巨斬為之阻
阨至成化初
年北虜在套
彼時未有邊
備遂肆深入
誠所謂膏膏
之疾腹心之
害也後巡撫
寧夏都御史
徐廷璋始奏

士也和父春上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逮前總制三边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边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边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懸粮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示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七號威衆暑兩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詔下獄有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於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听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上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枷送錦衣衛獄追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尺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

贈左柱國太師謚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卷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省稱貸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兵部議車騰驥四衛勇士謀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茲不悅大夏既致仕歸有激怒于上者將村及太監審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請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劄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曰廣西土官岑

濬微辭連大夏遂捏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变土官罪死大學生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变集大成議都御史屠濬亦謂大夏不

年入敗皆于
未修邊備拆
入正德十年
大率入國
原平涼殺掠
甚多正德十
四年又復擬
衆侵犯直至
肇昌秦州地
方至嘉靖元
年又復大率
直抵西安之
州鳳翔之
隴州殺戮之
慘比前倍之
間并肅餘戶
口凋耗使正
德二年劉瑾
不出得終前
功所費不過
二三十萬之
銀而人民有
耕牧之利官
軍省德成之

宜深罪瑾怒乃與字謀署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
即買驢雇車以行出都城日覩者如堵商賈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餼
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兇悖
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
守溪震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云

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
致仕泰廣東順德人為人清介謙和 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官闈預政被
種幾死累迁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乃以土萬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若然猶御之會吏部以南京戶
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理捏旨令陞職致仕○冬調翰林學士張芮
為鎮江府同知芮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
同知○以脩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劉瑾也○下陝西學

入郝序徵序陝西清澗人戶部侍郎郝蒙之子也父蒙病故序援例乞祭
葬劉瑾以為洪武札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
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塔葬祭
余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罷送各通年例
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通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

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
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與罷送銀之例諸因
是盜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

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
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之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
萬計送者至 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

姚承菴言

披及溪雜記云
使顧佐當劉

瑾查問曰
昔監課在各

邊上納故無
年例銀之度

後改監課銀
解京故不得

不送各邊如
此種必不怒

地方巡撫而
反正鹽法功

儲得實利矣
此論極是

標題

萬計送者至

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

近年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边自此各省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
以補商人赴边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边而边方米價湧貴甫糴艱難不
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也今併革罷之边儲安得不缺

蘇紫溪言

蘇紫溪言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福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建晉江人飾躬厲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
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卧處自題云余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
余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
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採名器徒以
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
書家引及唐齋又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唐齋先生之名也

已巳正德四年

卷龍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賢上常州無錫人物知許州以古文古行

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學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

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

以身為教遠近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理御之數令

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允講學未嘗

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

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詔起為礼部侍郎

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年間徵為礼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四月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前職儲廣東順德人

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等皆陞職劉瑾以為

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一奪之儲因降為侍郎左庶子毛

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

楊昆阜言

楊昆阜言

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

綱有司俾攬
充政務意類
私則夫切中
時病無不可
行也近時言
略謂求來翰
林之官上焉
者惟爭于詩
文下焉者惟
恣于酒色宜
做國初出入
均勞正典此
同意君子安
得以其人而
廢言遂沒之
也

書○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為
札屈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恚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時故擢

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
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

後為携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揚
武顏碩壽等徃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否則

罪之於是各迫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
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

謀起兵以誅瑾等為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督捕
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南之南固安永清灞州文安等地方京師也軍雜居

其地人驕悍好騎射徃徃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今聚
黨益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於真定殷毅于天津

薛鳳鳴於徐進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
携家眷責以滅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

樂瑾遣邏卒緝知之捏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
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

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盜
窩主杲親徃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眾為亂瑾

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毅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謹按

起陞殷杲而重懲鳳鳴劉瑾之此
奉畧得王者賞罰明信之公也

○冬四川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掃地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

翁青陽言

督并不同國而

治和正不並

立而圖此其

不易之道也

予觀一梁儲

耳倏而為侍

即倏而為尚

書倏而北京

尚書倏而南

京尚書何也

和袖正上袖

加兩袖袖而

况瑾怙權恃

况瑾怙權恃

况瑾怙權恃

冠權由已出而儲能爭之也故瑾得以陞黜儲以終不為之附已其亦庶幾中流之砥柱也

標題

張綵勸瑾送禮

林季昫言

當射受顧命而東陽居首相且典刑並有舊而未聞有山一言以功瑾惟一任瑾所為絲居尚書之職典瑾時仰里耳乃

藍廷瑞即本怨廖惠等亦保寧流賊之變不使之作亂其後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節陽寺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又選郎中歸

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單為民末久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

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

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揚一清薦綵諳曉謫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

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

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察饋送者適巡按

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行饋送瑾緝知之摘死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鵞

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上奏收其銀于承運庫宣

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懲綵又嘗言於瑾

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

絲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

庚午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四川湖三省兵征勦

四川流賊○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

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

阿附權奸○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劉瑾專政欲及輒已者二日伺間言

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

之直趨至御前訖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憤拳毆之谷

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為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

入閣不由三人朝林張永標題

康彊寧言

語云毫厘之差千里之謬何

則當劉瑾之橫暴西師而

韓文泗泣李

即代老九卿

諸大臣合跪

三閣下力以

去統決諸閣

如計窮業請

安置南京而

閣議堅持必

誅瑾而後朝

食豈非社稷

生靈之福也

夫何帝聽一

差而瑾得以

環泣遂下司

札蓋之俞由

是占惟庸无

卒貽縉紳之

村劉謝罷王

岳誅韓文逐

而如芳如宇

如元咸為種

附科道部屬

香為屈膝即

瑾之所為漢

常侍之權奴

唐甘露之激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克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

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宜鑄○寧夏邊擊將軍仇越表執宜鑄及子賊黨

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為內應遂手斬周昂執

安化王父子枷擊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

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早霾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童川州樂至

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

林俊調發官兵及儼發否砭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

被擒藍廷瑞奔紅日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

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宜鑄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綏荐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

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入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

無不然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

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朋乘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內激

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必遲我輩皆齏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

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劾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

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

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

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

...

...

...

...

...

...

軌功帝幸其宅觀變于廷里百分明而劉瑾伏誅海宇為之澄清矣故易曰天道好還而奸臣觀此寧木為之欷歔也

曾長石言

夫政本之地上運台衡下司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並與向背世道所隆胥係焉又

湯盥五百璘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蓋甲三千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綵獄中初綵在吏部惟知尊敬劉瑾他中貴親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之臣必資任于內閣綵以為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等以為邊廢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令供與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大學士劉宇曾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並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中尤狂恣無耻時士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丞焉世產之鄙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

論平實鑄功封仇越為感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

有如方如元如字者首附之或至海內騷動社稷我插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主當三復于斯言也

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珙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勅世襲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標題 論平 實鑄 功 命 大 政 而 馬 永 成 等 又 奏 有 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于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等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

山東 河南 北 江西 四川 諸

標題 查革 改正 行 事

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折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

袁玉蟠言

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折毀勒亨致仕

西湖塵談云
李西涯少師

自少小入詞
林既在館閣

垂四十餘年
正德中為首

相有士人敢
其亡抱以尺

素歸政之一
絕云才名直

典十山齊伴
食中書日又

西四首相江
春炒綠鷓鴣

啼罷子規啼
按此詩意味

雋永深中西
涯之病視之

能无而然也
耶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

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

承順不能力諍及 陛下任用得人潜消禍变却又攘以為功昌應昌慶

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

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工巧求

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中以為窮苦之應○前吏部尚

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義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在

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

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

無如許氏者
辛未正德六年

王表白言

是利楊廷和之
子楊慎登高

第謫者籍上
馬謂前此戊

辰佳考以子
佳黃中不得

狀元及第殿
後翰林院編

修顧清遂改
調為部屬官

是科不得不
爾也雖然我

朝公卿十書
高第不以為

鍾景泰開陳
循王文二子

知試不第至
自訟焉弘治

乙丑科 德
辛未科 閣老

皆有子入試
得第夫何議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濬為吏部尚書孫安為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

曹甫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按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興兵

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

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

子也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

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墓 上一日摘會

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官有譖之者矣忠聞之遂乞

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全總制江西等處軍務

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

抄平自三月亥谷兩紀 正德十

焉呼此亦世道升降之一机也

標題

劉大夏卒

夏官明言

言行錄云列忠

宣之為人

明識洽体如

貫太傅博達

國事如陸敬

輿頂直不阿

如汲長孺庶

繫不私如包

希仁忠誠懇

切如司馬君

實其固先民

之遺推也白

沙陳獻章公

謂東山先生

爰百姓如已

子百姓戴之

犯新塗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上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寺處賊亦作亂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理誅大夏自耳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遺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賊藍廷瑞鄒本恕等于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鬻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幾內州縣八月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等帥師討之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

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視上游幸之所及為都御史審杲所逼遂聚眾拒

捕劉瑾誅果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

劉七等帥眾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行

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

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官者用事每各边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

兵籍日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謀多不

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党猶未平科道保畱不得俊歸蜀

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勢

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

偉克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

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遂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

韓求仲言

按名臣錄云俊

生平不愛官

爵不趨權勢

不擇利害不

畏強禦抗犯

顏敢諫之節

高難進易退

之風為人所

正德十

所不敢言用
兵以殺降為
大成既後為
上策成化末
上疏罷大柱
因求昌寺諡
讓遂州直書
震天下蜀人
畏之如神明
比于宋張詠
嘉靖初起為
刑部尚書後
之為人如此
至今孫子奕
葉綿上多登
仕籍俗所云
無林不開榜
者皆俊公一
念黑塔之矣

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揚虎卒衆萬餘攻掠文安遂
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遂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
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於是遂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
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
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
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
立多可述而蕪名為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
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往
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尤甚遂化渤海盜事
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是劉六等
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

不將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謂中錫開誠撫

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丙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

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救不

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

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

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開仕○冬大發兵討流

賊命伏羗伯毛鈇克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

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為此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

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遊擊許太谷求大同副總兵

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領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建巡

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卿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奏二

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机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北守邊將

不取授

五月林言

何景明作樂陵

今行云山東

即縣一百八

無有一城先

戰場到今漂

血成野水如
山白骨橫秋
香黍臺功高
將不收授

亦有書生謀
黃金大印賜
豪貴白面豈
得無封侯惠
朝公卿集如
雲平原太平
名不聞二十
四城見賊走
折城乃是平
原守君不見
前者寇盜時
賢吏州官各
亡死北梁白
馬終日行濟
上黃道錯相
快不聞開門
戰但聞開門
降吁嗟乎平
原太守樂陵
令按此詩以
樂陵令配平
原守之言辭
蓋平

帥例批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
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池浚
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塙屋高過其簷仍開塙竇如圭僅可
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
鼓違者軍法從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暴至旗舉伏發賊火無
所施兵無所加尽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
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十餘
級復破之于德乎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
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強縣知
縣侯牙與賊戰死
朝廷憫之咸贈官賜蔭焉先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為寇衆至數萬漸

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

如不賊之功
而後卒不免
于沛澤之及
二人忠節古
今畧同

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制節並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
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
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射天下進攻鈞州不克
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謹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酷烈
如此然則善上惡上之良雖盜賊亦未嘗戕者耶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宏江西鉛山人○

擢吏部右侍郎傳珪為禮部尚書珪直隸清苑人性硬直時吏部尚書楊

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

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札部尚書嘗遂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非結托而
東陽壻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

江瓊山言

河清乃全人出

之瑞也

劉瑾已誅而

又有威督登

抄平

橫為無道盜賊接踵而胡為乃有此端帝天子受命之符也昔元順帝黃河自平陸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順帝聞之慘然不悅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悅耶順帝曰黃河清至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悅耳是時太祖果生于江淮至今又清而我嘉靖天子危飛于江漢順帝之言不誣矣

其廢法數咎責其吏胥即中求迂他曹避云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上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行... 擾敢亂法尔寵可常保否果為此尔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壬申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遂官府遣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

同事因不問銳失律敗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謹按丘氏濬曰後世上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使倖無事待以備員彼嗾魯不自知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

祖宗百戰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駭童庸弊一旦有事彼豈能支哉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

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

之徒其親言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

官軍對敵并棄所携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

報捷音降勅獎厲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

而正賊無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

彬過冀州八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

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大

倉銀貳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佳法
予觀武廟之世
自瑾一謀倉
赤成頭雖稱
慶頭不須更
無死以樂觀
太平之盛天
何瑾一詩而
繼瑾者徒捺
其柄注亂朝
綱賞罰倒置
致使國亂民
窮盜賊蜂起
朝廷為之朝
命將夕改糧

黃河
清五
標
毛銳
文

內帑一空報
功者紛至而
戎首卒無一
獲乃復召邊
兵而以追賊
為名殺良民
以為功嗚呼
夫民何辜而
生此時僵尸
積盈幾編即
邑而又加之
官軍安殺不
亦益其戾而
重之毒也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遣太監陸閻監
鎗督諸軍討流軍罷禮部尚書傅珪陸閻以陸完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
鎗若謀出統軍命下屬官諫可否衆俱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
曰今兵老民疲直以昌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熒民諄然思亂禍且延
及宗社吾侪死不償責諸公唯上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
珪致仕

標題
傳珪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

標題
敢言

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

標題
趙成

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劉三楊

標題
執賊

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脫其度牒削髮詎為僧

林見孝言
山東賊盜不過
狗偷鼠竊之

欲度江投江西賊尋舡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起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

無律合而
起不在大
也

舡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畏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

乃此大患
朝廷堅凶開
命將出師取
中帑銀帛不
下數百萬而
卒借邊檄之
兵然而山東
西兩川河淮
南北城陷者
十三死者十
五僮尸成山
流血如淮使
天若不假賊
目之村賊衆
尺城焉吁民
其亦危矣哉

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沂流上至九

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八月劉六等舟至通

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閻弟陸水為鎮

平伯咸寧伯仇越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

取回學院事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

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

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

等固辭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又調大同

水平是月... 正德十...

調力

軍入衛京師

馮具區言

李東陽為顧俞

首領而武備

任之十八年

得君如彼其

專侍國政如

彼其久而今

方致仕功業

畧未嘗有盛

稱于世謀者

謂其得食中

書坐保富貴

斯言誠然也

然后又謚為

文正自國所

未有者彼得

謚之何也蓋

論人于正德

之世難以執

一論也

標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

操例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

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

擬票旨

上坐乾清官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

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

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齋及頒上珍饌與

見仕同郊祀慶成光祿寺致宴云

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犯兵蒐集華林瑪瑙寺寨賊平罷總制

軍務尚書洪鍾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俱以不職除免

癸酉正德八年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執叅政

吳廷舉廷舉廣西蒼梧人為人剛介敢為先驅廣東叅議劾奏總鎮太監

潘忠數十事觸怒劉瑾逮擊詔徹枷號垂死乃謫戍鴈門尋遇宥放歸瑾

誅起為雲南副使江西寇作亂遂擢右叅政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

為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

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七眾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

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謀降按察使王秩欲授其降已有納降者

謀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未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寨寨

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繫時等處○六月擢六部右侍郎王瓊為

戶部尚書瓊山西太原人○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為官軍所擒戮總

制陳金等奏立東鄉為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

杜靜其言

正德間承平

之世口不談

兵日以遊幸

為事而廢

玩而无備故

靡靡小醜之

徒一旦變幻

而州縣皆倉

皇失措各被

其害故書曰

其害甚矣

其害甚矣

其害甚矣

其害甚矣

承平之時不可不三復于斯言也

標題 哈密 降于 土魯 番

林退齋言

有德者又食其報收理之常也余觀吾鄉

陳孝廉公乃有不然而者何

也蓋人少則慕父母仕則

心為養而清會善行不以

得仕而少改亦可謂孝道

之純矣然卒之不得食報

千子而終無嗣焉嗟且不

孝有三死後為大陳公窮

千此尚天未欲成其大孝

也典

標題

清芳

可嘉

標題

詔表

孝廉

坊

標題

清上

言五

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 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獲送陝巴回哈密

弘治末哈密屬夷阿忒刺等怨陝巴措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

木兒來哈密陝巴奪城走沙洲帖木兒亦遣寇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

奪哈密若有受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

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忒刺等陝巴尋死于速擅拜牙即立淫

虐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

只丁古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

奏改為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福建守臣復上

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加着有

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

起號哭寢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

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謂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

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薦者謂蕪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

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及者○立皇莊五處曰呂平州樓子

村 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 皇莊曰青縣孫兒莊 皇莊曰安州騎

馬廟 皇莊曰清苑縣孫閻莊杜 皇莊

以孝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子于

上賜以國姓

甲戌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大遲其

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

其五謂 皇莊 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平之澤為總制號令嚴明賞罰

夏官明言

諺云人善無一人惡人惡無一人惡斯言

實然矣何則

方宸濠之陷

後不道而陰

謀不執即子

然突起以掩

龍天下豈為

不可也而仇

必始黃緣子

劉瑾繼投附

陸完感賢胡

為也蓋鳥必

有翼而後能

飛歟必有理

而走能走濠

雖不良死不

足以贈之而

陸完等濠可

少貨也藉使

以食錄正不

何奉公備法

康樂而得第

心較論尺寸

以自戾也故

夫子曰君子

公信先平劇寇麻六兒喻思倖次征內江駱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群盜

悉平○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

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高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

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儲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飭天順間寧府以

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

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生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

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子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衛完答書

曰須以

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悅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

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越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貨輒

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

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

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

復護衛苟听其請吾江西無唯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

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

四日投覆 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

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護衛

屯田都准與王管業 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

不聽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請復 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

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又

諺云人善無一人惡人惡無一人惡斯言

實然矣何則

方宸濠之陷

後不道而陰

謀不執即子

然突起以掩

龍天下豈為

不可也而仇

必始黃緣子

劉瑾繼投附

陸完感賢胡

為也蓋鳥必

有翼而後能

飛歟必有理

而走能走濠

雖不良死不

足以贈之而

陸完等濠可

少貨也藉使

以食錄正不

何奉公備法

康樂而得第

心較論尺寸

以自戾也故

夫子曰君子

成人之美小

人成人之美小

使人成人之美

使余按法而

治必于完貨

為服上刑矣

標題

孟王

秦復

護衛

屯田

陸完

密謀

下曹

宏

標題

刑日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申瑤泉言

官多則民擾十
羊畦九牧今
其南有必極
又有總制矣
經畧冷密宜
非必極總制
者之費乎乃
復另差大臣
總督經畧之
豈以當時居
巡撫控制者
為不足任以
乎夫不足任
則當易置而
責成不宜復
另差經畧重
為煩擾也卒
之彭討勿謂
無所謀深矣
惟思以和暗
番夷而已夫
惟以利暗夷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
兒既遣大者他丁古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
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
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節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鑒以土魯番書
問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
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余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邊
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缺還哈密城印
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麒各上言召病
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節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
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若峪諸處殺掠甚慘復
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暗遣通使火信馬馴
齎緞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

贖取城印一
分寸官足任
之矣夫人能
為之矣更何
用別差大臣
經畧故馬時
雍泰言彭澤
物言言長尚
爾駱繼哈密
之城印猶未
歸云云洛物
聞之能无愧
否耶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住時 寧王宸
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
復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焉既而夢陽與巡
按御史江萬貫因事相忤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
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拷打逼供無名
賍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閑住
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繫
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標題

彭澤
以刊
唱番
夷

謹按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揚
韓軼董賈而上之昔才如西涯篁墩諸人不足多也惜夫血氣用
事無理養養心之功遂至阿勢借威逞私誣善為士行有虧戕陷大慘
汪循日錄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莫天下第一等人愚于李
空同亦云

葉臺山言

夢陽
士行
有虧

嘉靖年榆林鎮

城饑死凡萬

傷我糧草之

折色銀也假

令脫有難原

探和虛實以

重兵壓境且

絕糧道不兩

三月而榆林

坐困矣今之

司計者不憂

積薪之火沈

待燃眉之救

豈知寇迫門

度糧道險成

急財策手臨

昔雖弔金如

山不可食也

如今法法已

如飛脫計失

在官糧買一

費數倍于子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以傳兼太子太傅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

銀兩解邊

乙亥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入內閣典幾務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馬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

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投幣往土魯番取續城印猶未至番竟澤即奏西夷

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

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

和大開溪壑之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变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規

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連增滿速兒王畏威悔

倘已將哈密城池金印敵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謹按番夷貪狡狡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幸功欲以羣幣陷之贖取

災不可施也愚謂彭濟物此奉縱已幸成亦已失中國之休襲天朝之

重况故黨召討不旋踵金繒徒俟斷而哈密城不可復贖貽四夷之笑

為百世

之羞乎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致任未久往

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往不常惟父子其取賢者可以責其成功

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屢易則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

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

王陽明言

台之良吏久任

獲之也漢世

為吏者不長

子孫乎凡治

朝皆然今之

弊官不任任

蓋官非良久

必敗故今之

秋北虜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

嘉靖年榆林鎮 城饑死凡萬 傷我糧草之 折色銀也假 令脫有難原 探和虛實以 重兵壓境且 絕糧道不兩 三月而榆林 坐困矣今之 司計者不憂 積薪之火沈 待燃眉之救 豈知寇迫門 度糧道險成 急財策手臨 昔雖弔金如 山不可食也 如今法法已 如飛脫計失 在官糧買一 費數倍于子 之倉草束價 至二錢有餘 地可知矣 標題 彭澤 取哈 密城 印 謹按 番夷貪狡 狡詐有素 而彭濟物 乃輕信幸 功欲以羣 幣陷之贖 取災不可 施也愚謂 彭濟物此 奉縱已幸 成亦已失 中國之休 襲天朝之 重况故黨 召討不旋 踵金繒徒 俟斷而哈 密城不可 復贖貽四 夷之笑為 百世之羞 乎戶科給 事中黃重 上言邇來 法制屢變 天下司府 州縣官員 致任未久 往往陞擢 其間又因 別項事故 去往不常 惟父子其 取賢者可 以責其成 功不肖者 難以掩其 罪狀今屢 更屢易則 雖有高世 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 積事程功 况舊者去 而新者代 送舊迎新 費出小民 緣絕簿書 弊生奸吏 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地 方不寧民 生不安皆 由于此不 能行

客也今又為

小轉法如知

府轉按察副

使按察使事

轉奉議等或

年官未應轉

又為更調法

如此府諸彼

府此縣調彼

縣此縣調彼

果此省調彼

尚甚者巡撫

都御史亦調

法愈巧而官

命廢故曰今

標題

方良

求刻

秦宋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湯海若言

自古若天下者

撫春秋褒紀

大雅仲伯之

意以尊麗外

取由法而隆

日寔庸博頤

使之預政于

紀特恩而藉

橫不自制而

顛敗頤之者

此比也我國

朝禮遇戰氏

雖祿晉寵而

例不治事有

喻即病民未

鞏稱良求此疏足落權奸之贈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謹按良求字壽卿號松崖福建莆田人性至孝並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倉中以不肯謁劉瑾致仕瑾誅復起今又致仕後加靖時為刑部書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成遼東瀋陽衛世寧浙江仁和人時寧

王宸濠蓄意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脅方面守宰萌結在朝

權貴說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之觀望憚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上疏

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益剝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其

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出了其事益有可憂乞簡舍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

督巡撫之任以消隙寢邪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

有磐石之固

朝廷紆南顧之憂矣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

以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芳搜捕其家

裁抑之故凡
相連帝室皆
得以善保得
位終若慶陽
以椒房之親
茶被冠封列
于五等坐被
循禮畏法卻
城中不知其
為外戚家耶
奈何宸濠有
不滅大肆橫
逆害官賊民
陰謀不軌卒
之自貽伊戚
視之慶陽何
帝宵壤也

世寧乃潛行赴京投擊詔獄繫身經冬拷掠備至幾死中外莫不寬之
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治國事改年號光紹陳高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謹按黎暉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沈未及百
年而為陳高所殺至嘉靖初黎暉復為其臣莫登庸所逐播居清
華海濱而死登庸據有其國信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濬改元天
正登庸自居上皇朝廷遣威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總兵討之登
庸父子奉表乞降詔之安南都統使司封莫方濬為都統秩二品事在
嘉靖二十年既而方濬亦不能靖其國復為下所逐亂至今未定云

東陽
得謚
文正

未有謚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
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翠
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 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

林瑞木言

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筆蓋殿大學士○冬土魯番復占據哈
密從兵犯肅州遊擊將軍為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
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
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馬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
御史李昱以雜幣五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尋遣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
順王還國密質留虎都六及撤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
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
斯等未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為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夷
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拜失烟荅及斬巴思等皆收繫
捶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刺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俱乃引
去

文正而極故
宋惟范仲淹
司馬光足以
當之我朝百
餘年不輒以
授人李而屋
之在內閣亦
免有浮沉脂
膏人心不極
乃貽誤于伴
令中書坐享
富貴不正甚
矣而得首謚
為文正蔽于
宛授之私如
天下公論何
昔彭韶正色
立朝完名直
節海內所仰
文正之謚自
也乃得惠安
之謚二者予
奪者失之故
論者謂楊遂

論者謂楊遂

卷之愛西庄
實愛為愧而
厓也

標題

揚一
清上
疏白
効

徐岩泉言

汪循曰錄曰今

人為祿固冠
專為一身之
謀他退休亦
謂名成身退

夫誰敢哉誰
張西崖詩云
兒童不慣錦

衣未見我歸
來來道迎不
免隔溪高士

笑天机表尺
得虛名以詩
勘破官情當

特致仕公卿
自可置之以
為一幅畫座
馬

北虜突入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

不盡用乃因灾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 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遂庵楊公生而隱惠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

窮教尽諛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為編脩時值遂菴柄 國見其

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下疏日占指授悉合

神筭有訾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上援引布置通顯以故其

門如市云

李慶陽上楊遂庵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士優故吏其顯

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

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

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亶也夫日有中昃時

有季孟愚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德不如弘治 弘治不如 成化豈泰否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

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及耶抑覲空同論才謂

正德不如弘治 弘治不如 成化固矣仰觀今

嘉靖人才似又不如 正德焉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机務是廣西全州人

丁丑正德十二年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

五十人○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大

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後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

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少師

張三水言

昔漢朝時凡為

吏相俱由郡

守放之來制

凡為宰相亦

歷州郡蓋取

其知閭閻之
艱難與民情
之疾苦也我
朝右議增入
國朝由御史

標題

道以

正行

通天

下之

情

李邦入閣則
由主事皆為
一時名臣今
王璽謂善結
叔傳不二年
三進公孤鳴
呼天官豈可
以私人參哉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
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
醜詆之遂致仕○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机務紀

標題

五月擢吏部尚書毛澄為禮部尚書澄蘇州崑山人○六月左都御史彭

標題

澤落職為民兵部尚書王璽劾其善舍遣使納幣士魯番後復許增添火

標題

信致塔邊黨故也澤剛毅遇事敢為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言

標題

官多救之者舍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曰為大

錢受之言

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 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視

彭澤因一時剛

我為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

而經畧哈察

謹按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公曰吾恨不手

一事不為无

是臣寧屏後澤恩瓊七激怒之澤復

過論者不以

大罵寧乃憾之云是乃落職為民

功論者不以

詔大學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

和居已上

謹按嘉靖初楊公一清有內閣亦荐起太宰士謝公廷既至衆謂一清

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議也

詔許益秦藩封藩既而不行時秦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

及幸臣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土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上與之勿

距太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厚震執不草制

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

事君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周鎮伯言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

士馬饒富而驕忤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上界地

益秦藩此奉也 廷臣交疏力

奏而不能回
梁文康不
言直諫而托
詞悟主有警
天轉坤之功
乃過干以口
舌手者方上
矣易曰納約
自牖不戒以
孚之妙正此
之謂也故論
者謂左師触
左之悟趙太
后張良南宮
之悟高似
之誠得其實
矣

標題
果儲
徙宏
回天
上出
開林

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功為不軌震及
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上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 上覽制駭
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儲泛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謀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輩導也先是彬與
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
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導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
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銜以安眾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
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 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為奸偽欺蔽妄言親
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監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
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文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
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世

鄒嶧山言

標題
將備
星隕
示戒
孫愨
疏言
遊獵
不省

正德間劉瑾全
伏誅而宦官
之勢根根深
帝固或鎮守
或織造或典
兵或抄分倉
場或採取花
木鳥獸之類
徃未如熾搜
善人氏呵列
武夫吹打編
頌故楚人王
西接作一詞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愨疏乞恩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
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
役專事從事或遊衍驅馳声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
幸南海幸功德等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聽
睹今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慝虜寇深入應州
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踏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 宗社一日之憂故諫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
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右副都史王績抚治勛陽績廣東東莞人
為人清界先是巡撫南京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
改抚治勛陽時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供急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
獻者悉令罷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縣禁抑之有抽分太監李
文縱虐商即繩以法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卒

曲以訛之三
刺吹吹那曲
兒小腔兒大
眼見他吹翻
了這家吹坏
了那家蓋言
百姓之家各
應天災以致
困窮皆此輩
往來之故也
幸天佑斯民
加靖天子
肆因待關寺
以奴僕而止
許給使令之
復散大臣以
禮貌而所其
收司禮益之
叔片鎮守典
兵抽分採办
之類及軍不
行撤至朝之
美政万世之
良也斯世斯

董安成周之世以冢宰統關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
信按之道亦以宦官制属于丞相樞密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柄固
視漢唐大不侔矣我國家屢上宦官弄权蠹國如汪直劉瑾与此之品
震又縱寺中官之权極矣然言之者雖衆惜乎无以周宋之事悟宸聰者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四月朔 上

以夫行太后梓宮將柩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黄花鎮密雲等處

遊幸 五月朔日有食之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

輕出 上不聽乃自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

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

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倣稱威

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台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倣設之言姑以為戲焉耳和曰天

民何其幸與

子無戲言而可以倣設為戲適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

五月朔日

無不間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稱名具

食 標題

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罷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

人君 承天 命為 天子 標題

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

天子 無戲 言 標題

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枝亂或泛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

天子 無戲 言 標題

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梁儲 撰 標題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

梁儲 撰 標題

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制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九事可

梁儲 撰 標題

將順獨此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于臣

沈蛟門言

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

沈蛟門言

解衣帶伏地涕流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沈蛟門言

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勅既而礼部廷議建 儲之

沈蛟門言

三

開平與和東
勝河套之地
皆為所據自
也先大師之
後益輕中國
恃其長技往
往深入風雨
飄忽動輒數
萬我軍禦之
不過依險結
營以防衝突
僅能不乱即
為萬全視彼
驅掠莫敢誰
何虜志日驕
我氣日奪絕
元堂上戰
者其寥寥由
急金稍有停
斬亦已甚准
蓋衆寡之勢
殊強弱之形
異耳所幸彼
舍鼠竊無有

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庙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
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
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鳴儒亦助其言
議遂寢

七月鞞輶擁衆深入陝西固清虜臨洮鞞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上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幸京師○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岱

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恂上時江
西寧藩異謀俟晏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

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譏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
宸同疏入考功郎中夏養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

他志計日數
程不能持久
每一大卒腫
肉掠馬頗亦
勞費若得不
償失即懊悔
无已是以边
境得苟免焉
近年以來虜
勢轉盛既連
得利心益壯
豔而吉慶者
復心其間

太醫院醫士高蓋以醫謀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
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

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進潛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
鞏陸震夏良勝萬湖陳九川金蓋于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顧

崇等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階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
黃鞏等人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 昏書晦人情駭震宮城內海水

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鉄柱柱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
美瑛者以是為變故明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

是有旨命錦衛將舒芬十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
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蓋發克軍鞏震良勝湖
九州俱為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

豈能外寧供
則久散之徒
為狗鼠之徒
內地虛實若
一旦改慮不
則久散之徒
豈能外寧供
則久散之徒
為狗鼠之徒
內地虛實若
一旦改慮不

要誠不知功
事所終矣

標題

卒朝
皆以
死諫

標題

蕭淮
効奏
字王

五月林言

都御史王守仁
與兵部尚書

王璠書曰福
建之軍縱恣

驕悍已非一
日既无漕運

之勞又无征
戍之苦居則

餒民膏血以
供其糧有事

反藉民子弟
而為之開有

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璿等十餘人是役也 舉朝以
死諫 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以振江彬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福建福州軍亂其首惡進貴等

謹按

近年以來兵騷卒悍倣倣成風類以月糧不時藉口動輒詒謀群
起敢行稱亂如陝西之甘肅直隸之保定滄江之温州福建之福
州延平邵武以至遼東宣府雲南往北如是若大同之殺參將殺總兵
殺巡撫則又其甚矣似此悖逆之風皆弘治以前之所无而濫觴于正
德始村于閩南而遂于嘉靖效尤于也鎮討覆倒置村患日滋賈生尾
大不掉之憂唐人潘鎮賅邑之村謀國者可不思所以防其微而杜其
漸乎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勅差太監賴象駙馬都尉崔元

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單其護衛先是

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於宮中外議籍上宸濠遂

懷異畜陰素盜賊亡命以為牙爪賊首閔念四吳十三肆行劫掠而歸寧

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恃寧府金墳廠為穴官司莫敢問

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

獲係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党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

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 朝廷褒獎

以固寵眷差人載金寶于臧賢處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

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未湯沐梁

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

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頃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

通寧王謀為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訊 陛下不孝也稱早勤政

訊 陛下不朝也 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党宸濠助復護衛已而

知其有反謀方絕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

淮使論之大畧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

獎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具言于上將淮奏令楊廷和

少平是月宸濠已... 三德...

不問將來之
利尤有不可
勝言者是也
我朝備軍之
弊誠有如此
書所言有軍
不若無軍之
為愈也愚故
于治安要訣
欲省衛軍增
民壯以寓兵
于農之意經
國者其致思
焉

標題
六月
寧王
宸濠
反
標題
卷正
詠言
帝星
明江

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 廷臣曰
肅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上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美等往諭單
其護衛義等遂行○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遂遣兵攻
破南康九江先是差賴美崔元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
知止單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
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觴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
史李仕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卿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
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画宸濠素慕之與交惟以其子為儀賓劉養正夙
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識緯宸濠廣致之嘗
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美等且至養正曰
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
凌士一等餽兵器待旦議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教董越之士實知

程拱宸言

標題
密旨
孫燧
許逵
死
標題
日中
示變

余觀正德間民
何其不幸而
生于斯時也
劉瑾滔天之
亂息流賊
之擾並因流
賊村方熄而
宗藩宸濠之
變又與財竭
于供億命亡
于天征僭尸

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上
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與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
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
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復辨論
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命武縛燧及
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
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
官並枷鎖于獄令叅政李教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
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
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專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

積血幾遍郊
關而帝且出

師將幸若置
之開闢方見

駐驛于所幸
而小者受勞

大者受役使
民奔走于道

路无時休息
也是民而何

不幸之至此
故論者謂亦

天之閔以
故我加靖至

天子之基斯
言城然也不

則均民也何
苦樂之不均

前此之頃殊
如此司世者

察之而自得
矣

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皆陷已而馬思聰與泰謀黃宏

俱憤挹不食而死加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遠右副都御史

謚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宸濠自舉事即據康募兵修戰且奪糧

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閉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宸

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留其腹心宜春

王拱樛內官高銳等守城自以妃媵世子登舟尽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

舟揖蔽江而上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

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

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

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殉衆賊兵勢遂衰

逮太監蕭敬泰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通宸濠也惟

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嘉靖初泰用陸完皆發克軍餘皆死于獄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

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

盞盞四百二十付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

不可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爲多也而盛傳之今觀劉瑾朱寧二逆

賊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

百姓脂膏安得不竭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

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先是朝廷以

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巡道吉安趣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

官喻才率邀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

湛其泉言

余觀宸濠之敗

豈自敗也夫

天促之亡也

何則使濠乘

初起之銳順

流之勢南康

九江之破竹

人心震動遠

近无隙兵不

苗行直搗建

業天下事未

可知也乃厚

置自備復招

兵至城之下

自喪其銳以

少平是月登通邑

後其亡夫豈
人謀不滅矣
天奪其盜禍
其魄以為不
善之戒也故
語云為善必
昌為不善必
亡斯言豈去
哉豈然哉

標題

王守仁

仁禁

正杀

掠

標題

舟水

標題

張忠

機

張忠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王荆石言

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襄州府知

府徐連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

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党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

日五鼓兵集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

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

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

宸濠大恐謀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蕪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

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俱

逐保樵舍及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

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赤

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妻

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

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一家國豈復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

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

張忠等見錢寧戚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長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

將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銜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

張忠安遠伯朱秦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

濠之餘党給事祝績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

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

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謹按 審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執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

搃國是于將危撥人成功揜愛已

思因叛自慮
蘇王受之亂
以病疏辭不
報而行至江
西南康縣卒
有旨謂其不
俟命而賊輒
還非大臣事
君之道承前
其爵且斥其
偽李榜示天
下云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為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豢豕及易嘗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為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冬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口尺行殺賣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庚辰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

典章不可紊故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特息跋扈傲狠無

人臣礼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机

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睥不敢

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驍駭督府遣人求謀于宇曰

言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取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

書曰開活于俊
罔游于樂又
曰一日二日
万幾致我慎
乃在位大席
舜之聖如此
而臣下猶交
口諍之不置
此所以治臻
時雍風動而
民皆熙上
而為王者

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

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礼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侍讀學士李廷相為考

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和毛紀

題請回銓舉大祀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礼行于五月社稷之祀舉在仲

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礼見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

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属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

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

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母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五月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游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内

敬以廷和毛紀

叩陛之願累
儲將竟泣跪
之奏而后乃
言旋回蓋鳴
呼一日號衆
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順而
正德間之如
是即無論難
較隆有虞之
世而于我大
祖成祖朝臨
霄壤矣卒之
不得以令主
善名也而絲
矣

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免自執章奏懇請回銓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銓儲等乃起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是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党宗室拱櫛等皆伏誅先賜自尽乃燔其屍而揚其灰○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抚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荐起之遂有是擢

標題 宸濠 正月 上還京

辛巳正德十六年

臣建當究觀于 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

皇明于永上也 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之党亂政無異

標題

正德 教事 頻危

李湘洲言

號欽順字允升

林編修累今

為侍郎加靖

初陞南京吏

部尚書以父

年踰八十年

休歸養丁憂

服除復起為

吏部尚書皆

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党也流賊之擾道及于西畿山東河
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實藩宸濠之
變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
之變也
武皇帝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宴樂荒棄萬幾無異于秦隋漢朝
之季也於乎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正德朝叢是數者而
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恢我
嘉靖之圖以鞏固
皇明於不拔乎昭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
併及超迁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
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

風千仞之志
萬鍾無以加
焉所著困知

記若干卷深
明性命之理
及古今學術
儒佛之亦卒
謚文莊

體確
識治

袁了凡言

久任之法祖宗
如三楊居任
後身固先命
矣正統而後
陳循曹鼐
裴高穀皆十
餘年彭時商
於先入閣

元二十年李
齊十年萬安
劉德皆十九
年劉吉李東
陽十八年徐
瑄十七年楊
廷和十七年
謝廷梁儲皆
十餘年夫久
任固良法然
得夫而又任
之可也非夫
久任知萬安
劉吉等適之
以恣其如夫
嫉去之如逐
其命固固光
之計與超陞
之弊何異也
故欲行其法
而無弊必如
孟子所云國
君進夫如不

按超迁之法與久任相為流通相為補助此識治體確命為國莫要于此莫急于此

祖宗廟省行之 成化 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惟從事於循資速迁之制誠有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七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者矣愚嘗感事慨時著其說于治安要議閑閱因知記得此深喜其先得我心惜不及見其全文焉敢摘附鄙說大畧于左

治安要議曰夫超迁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補助若非超迁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迁躡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迁而况司銓衡者又務為循資速迁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超迁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迁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御史所謂先超迁而後使之久任也

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迁也愚謂循資而速迁與久任而速迁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為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與仕者無分毫損益而于國于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少損于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為之况于二月 上不豫三月十四日 上崩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旨為遺詔遣文武大臣迎今上自興邸入繼大統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氏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月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

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

得已將使卑
踰尊踈踰戚
之意而二者
之法得以而
全而无壞也

標題

江彬
下微

標題

劉瑾

標題

江彬

阻抑
力情

陳肅菴言

宋文康公在武
廟時色溫言
遜先雨許于
叔奸亦濟等
齒叔奸亦不
義大岸冷臨

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

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狼藉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等見于紀載而已不勝其多其富何啻敵國况合群奸八党衆羨于各鎮守諸逆党宸濠滅賢畢直盧明秦用之藉沒其數又當何如耶

嘉靖初兵部給事中夏言上言頃緣

先朝内外奸人交通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迂延沉匿不與聞達或改捏旨意肆為欺罔威福大權尽墮奸人之手内閣莫或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綱紀大壞奸党橫行蓄意邊防流毒海内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

年中大難屢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于茲極矣如先年劉瑾捏馬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以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佑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頽危乃幸耳

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皇帝位○五月初八日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少師太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直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夸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疵其德及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及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 正德

設別推公曰
奉不避仇古
今通制也立
擬擢錄天下
詠公者皆獲
直名公安謗

詔終身為公
去位后大臣
被劾无不办
者言官擢危
重是僭倖乃
思文康公曰

公實得大臣
体又曰既相
权不中傷士
惟公云是梁
公之為人如
此隆古以下
可多得乎

尊号
宜具
突以
標題
梁公
志慕
清修

中丙廢子錦衣千戶所嘉靖初復以定速迎立功廢子錦衣指揮世襲皆
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詔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稱慈壽皇太后尊號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又奉
聖母懿旨上 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 興國太后時太學士楊廷和及
礼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為人后者為人子不得顧私親以

今上比漢哀帝及宋英宗故事也既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與南京刑部
主事張聰桂萼及養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諝等抗議謂
今上以 聖上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以漢哀帝宋英宗為人后者事
体不同尊號宜具實以稱廢為得礼爭論數年殆成聚訟後竟再下詔改

正稱孝宗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上
興獻帝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

聖母章太后各正厥名焉

愚謂定此大礼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决之矣子路問于孔子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祔
其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為先
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施從陽言

方武皇之上賓
世祖遺兄終
弟及之訓而
入紹大統嗣
位之初首設
追崇之礼即
得孔夫子先
正名之意美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称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

人為豈得假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公輩濮園之議以溷之哉

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

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立為皇子

然奉朝互爭其白為人后

者為之子不得願私親此

經常不易之大典也又曰

父獻帝者繼統不繼宗也

伯孝宗者以武宗為之子

也是以出之于張桂二臣

和之者方壺二臣固若可

以定議矣皇然第以子道

言之惟聖不倫固敢置喙

以臣道律之張桂二臣猶

有遺誤焉何也蓋太皇始

御十有八載濃恩濊澤論

今 皇上未嘗育子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

獻皇帝子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今三不同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

強附執愚謂就制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為人后者為之子之說以例今

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為

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強為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

繼之 獻皇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繼是一舉而三虧禮三

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強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已

若至明至明而當時奉朝昧之者何也由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之十八年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 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為母也而不思迎立公也母以報之移矣三

避近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慕面折廷諍之忠也而不思易道隨

時變易禮時為大順次之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此四由近世士

大夫習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敷于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而不知

我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主于父没子繼兄終弟立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

彼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彜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

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未及贈封父母則昭也然皇也然而乃欲主末

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望君異待已之親與

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

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乃

始為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也親也尊也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

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為愚之為此言也若發于 嘉靖之初似涉獻

者請定之

標題

一正 諛今著於此紀實昭因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名而 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

定天下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一衛設五軍神机三千大營都城之外

得居 設大教戰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

重取 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倣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

輕之 天下承平兵務漸弛 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 景泰初兵

部尚書于謙 十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圍練是為團營體統

尊嚴教條明肅四方有倣或用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

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 天順初年罷之 成化初年復置

後增為十二團營分布益廣我武益張于是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

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

林念堂言

一清楊公此疏 一代京營沿

軍利病曉然 歲費百萬糧

無所用言京 營而天下可

知也愚嘗謂 有兵若此不

如無兵兵而 死用局若已

之而設者統

充每司府縣

而歲差御史

督之亦非思

其矣現近特

者浙江款作

朝廷徵七省

兵計之而置

中外數十萬

衛兵于不敷

惟設調湖廣

之苗兵廣西

之狼兵與夫

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發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圍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上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乙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于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慢日月選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都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天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戰強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倣倣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故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于四夷不可訓于後世矣失今不為後亦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

少平 王德十

制以故古寓
兵于農斯為
更化善治可
然因陋就簡
名團營而與
老冢無異矣
謀國者察此
思過半矣
標題
此問
人君
初政
之首
務
之思禁侵削之害厥後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

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幾在此也
嘉靖初詹事霍韶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蒞太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
歲錢谷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
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

邵從南言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宦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
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泛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
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
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
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增減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現覽則所以
恐懼樽櫛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愆由此窒祈天求命之道由斯其訓

美相所當留
心注意以為
致矣

長久之要道
者故併叙于
甚細江湖岸
懸于此矣
標題
霍韜
要國
要君
之疏
標題
量入
為出
之意

按霍文敏此疏惓上憂國愛君舍六部開具大數揭帖置之黼座朝夕現
覘覽使君心昭然惕然于其故必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
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于國家生民非淺也矣又

特嘗閱唐宋故事而有感焉唐李吉甫嘗選元和國計錄宋蘇轍嘗作元
佑會訪錄皆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
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然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焉立文

莊謂今日宜依唐宋故事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假時
賜御覽使國計大綱曉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不能

有無截長補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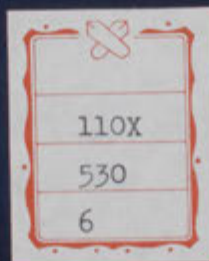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十卷 後古之倫 亦在規 亦在法

內田五

首無瘠身爾朕首不意之用量人無出限國信不強而強用首無矣
 顯爾爾對國信大歐熱熱五日收道一燎之人不且以支一燎之出不道
 之章 師附今日宜亦專求姑事再障為一卷歐為一書以尚泰萬幾翁那那
 量人 姦會姦味也動今之映音於日之味令以焯信氣國用實爾味其文
 六神 師會信疑省改以感於天不相想出入之幾而周映其首無之裏以寫豐
 要國 邦嘗問專求姑事而亦想為專求古南嘗數元味四信疑來種輝晉元元
 齊語 師之此婚然然自秋不亦以事之也其首益于國家主非與之矣又
 精 點其對甘心即然則然于其姑必不類對然必自觀而思所以備時而更
 精 香姑附姦干 姦霄文婚出而教日要國幾教命六暗開具大幾對師置之備至障之與
 美財印世留 以刻意心為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姦夫

皇朝通志

內田五



110X
530
6